



烟嶼樓文集卷四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壽序二

勵仙兩六十壽序 丙寅

余少勵君仙兩者七歲而弱歲與之交至於今將四十年吾家世居鄞一都大墩其同都去二里而近曰四柱橋則君家世居之吾曾大父以雍正初遷居城中嘉道之間先大夫勗建祠塾時往來故里尊府石齋贈翁後先大夫之生纔十餘日於吾宗人故有連而好行義施惠於其鄉黨與先大夫有同志嘗掩遺幣以語先大夫

烟嶼樓文集四

一

先大夫歲修壞墓蓋自贈翁發之當是時君年二十餘余尤小小高天厚地處覆幬持載之中皆咿唔習兔園冊爲舉子業或相見話儕輩文字及試郡縣名第高下媿媿竟日曾不知夫少之能壯壯之能老而蔭庇之不可以久恃也余旣不幸早歲爲孤兒而先大夫卒後十一年贈翁亦歿始贈翁生六女子而生君已而又連舉二女子故愛憐君尤甚教之成人教之讀書教之親師友以今追昔風木之感君固有萬不能釋然者雖然吾與君皆人子也而君聞過庭之訓久於我至十有八年卽區區得失之所以慰期望者君入郡庠贈翁見之君

食既稟贈翁又見之而余始爲諸生先大夫棄養已七年人生貴知足獨於庭幃無足境而幸不幸相去如此踽踽兩侏儒吾猶將視君爲修人也君有二子三孫長君璜多材善賈治利田宅事季君琨方十歲聰穎善讀書此則君之老福也君自言好飲好圍棋好朋友好詩歌相酬唱昔君壯時來吾家吾兄弟與君飲薄醉求去不可白日下門管重命酒大醕皆頽然傾倒然後已此景歷歷每憶之如在目前雖豪興交不衰而至於今歲而君年六十矣於是璜介吾友烏釀仙來請序邇歲釀仙在大墩爲吾家東塾師時過君家絃詩中酒故爲余

道君內行尤悉而君亦來草堂語余曰聞君將壽我非所敢當也顧兩先人交好之昵密吾與君數十年相愛之雅願一言記之以示我子孫嗟乎贈翁後先大夫之卒十一年亦逮今二十七稔一老不慙遺而其德惠之在鄉黨與準繩規矩之在家庭者無恙也昔之爲人子者今皆爲人父爲人祖守先訓以穀其後非今日事耶使他日者兩家門戶遙相望世有賢子孫克繩先德以久久弗替卽老彭不足以比其壽矣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又有之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乃余以兩世交情不辭壽君之深意而固不唯是爲君紀年而已

也

周茹香六十壽序

辛未

久交難久交而心知則尤難偶見者必歡數見則厭生  
厭生故難久也浮慕聲氣老死不得見以書疏爲面目  
非交也勢利微逐終其身同牀而異夢非久也乃至同  
道之士昵密數十年而意見所不然卒不得一與之開  
陳而往來燕笑嫌隙無幾微此不可謂非久交也然而  
非心交且夫知心者何哉奔秋之技未必無失著儀秦  
之辯未必無失言是非曲直夫豈有不瞭然於心者一  
言出而適如其心之所欲云是乃所謂知心者也強顏

以諛之回曲其辭以彌縫之受之者固知其譽我也而  
其言爲吾意所大快則稱歎謂非斯人莫知我而又以  
彼所譽我者還譽之以庶幾他日之終譽我微之爲標  
榜大之爲朋黨嗟乎是以違心爲知心而因之以爲久  
交者也若吾與周君則不然吾與君之同學於王絢齋  
先生也在道光壬辰是歲蓋無日不見其後會文柳汀  
數歲中無月不見其閒應省試同寓室則又無日不見  
旣而遭辛壬之亂又旣而吾奔走京師又旣而與君先  
後遭大故或至積時不得見而未嘗曠隔至半年又旣  
而吾遷居城西去君家益近相見益數及遭後辛壬之

亂同匿山中則幾乎日暮見之難平歸里相見如曩時  
今年吾聘君伯子獻甫懋才課吾孫君來或稍疏然總  
未有積旬月不見者蓋自壬辰至今歲同治辛未相距  
正四十年而相見之數也如此夫兄弟之親也而鬩牆  
夫婦之愛也而反目而況友朋然而作客萬里乍返其  
家雖素暴戾不翕合未有無一日之親愛者數者厭而  
偶者懽斯非其明驗耶數而不厭則兩心之相合爲之  
也同學之歲君年二十一吾年十九年相若業相等吾  
視君無以異於諸同學也一日儕輩或以微事爭執至  
反顏旁觀皆散走君獨自他室來侃侃論斷之吾始知

君非唯阿者而余性尤戇直時以所見評論古今人君  
心是余而常規余謂過激余聞君言未嘗不自悔也而  
不能自克以卒負狂名君諒余固無他也而終是余而  
終規余兩人相對終日夜無膚詞無膜言無語在心腹  
而格格不得出喉舌者揚其長無諛辭箴其短無曲說  
以是相見益數而相知益深方山中之避寇也余治詩  
爲學詩記每一篇成君必攜之去付獻甫錄之而以吾  
言反覆於經文反覆之而合於心則大喜稱賞不啻如  
口出而不合則以所見屢牘相質問往復辨論必相合  
無閒而後已夫朋友之不心合微事耳然而諛言相標

榜者卽能倒戈相攻擊同朝則害政事而同學則禍經  
訓今吾與君心知如此又皆垂老不事功名盍各出其  
所學以窮經乎賞奇晰疑共發先儒所未發之蘊於是  
乎所謂久交而心知者不徒矣昔管氏引鮑叔爲知己  
吾甚鄙之彼不過好諛辭曲說與多得財耳豈足道哉  
獻甫以君年六十乞余壽文余謂稱道已事祝願將來  
皆諛言也四十年心知而一旦違吾心可乎故論交道  
之不古與吾兩人之異於常交者以答獻甫亦欲使兩  
家子孫世世相則傲也

徐丕績六十壽序 丁巳

烟嶼樓文集四

五

事無大小未有興作譁於前而毀謗不踵於後者也懦  
者避之能者任之悠悠者從而訾議之非有所歆羨於  
其中也進退餘裕去之已耳而卒不爲之動搖勞動而  
終始之其不謂之難能乎哉丕績徐君世家光溪之上  
髫歲失怙事重慈得其歡旣而搢家政常以餘潤沾里  
黨里有大役若祠廟橋梁道路君必出貲力任之歉歲  
振卹亦與爲依助雖其家中落勿吝也娶里中朱氏吾  
婦之從姊也故余與君爲僚壻吾婦從姊妹行十一人  
其壻君最長而余最少自余至光溪始接君於今二十  
有六年相見旣數知君益詳今君年六十矣壽讌之詞

非余誰屬哉光溪者西南之水所會歸而以溉鄞田數百萬者也舊與江通唐時爲它山堰橫截之宋時爲洪水塘以障下流至乎近年傾跌敗壞水盡奔於江無所瀦蓄以是鄞西之田常下下余每過溪上周覽遺跡慨焉思興修之常與朱君絳山籌策其利害而量度其工用事大費重久之不果會巡道段使君將有事塘堰首謀於余余任其鳩貲而以工役之事屬君及絳山先是使君官太守君仲子丙陽以文字爲所賞試而冠其軍及余以君告使君知爲丙陽父大喜走馬至君家強君起而任之光溪距郡治五十有餘里去官府且遠士大

夫多居城郭中希有泛舟過其地者水利之興廢勢不能周詳知也至乎修舉其事則水道之遷變地形之高下以至作治之堅久徒役之勤惰尤必藉手里中人以得告成事始余議祀修塘堰諸公并祀鄉老旣於碑文昌言之今之強起君以其事相屬者猶前志也雖然一鄉之中豈無有好事喜功急於自見者思與其事而不得則乃睨而視之而謠詠之言紛然興矣工役徒作之眾日食千指覬覦於幾微而巧避其勞苦持之稍嚴則誹謗交起甚或以風語譖訴於同事之前事未半而怨叢於身矣道路之人袖手而旁觀之又且以鄉曲一人

之私見議論其短長是故終爲之也則毀言充於耳悻悻然去之則坐視其事之成敗而無以謝於付託者而君則曰吾盡吾心而已矣吾爲吾事而已矣他非所知也今塘堰皆已告成鄆西之田雖亢旱無所苦固由使君之圖其始諸君子之襄其成經營踴躍俾鄉邦永有所利賴抑亦朝夕寒暑不避勞怨君與絳山之勤事有未可忘焉者也君有子三人有女二人向平之願旣如而償矣髮雖蚤白而精神矍然吾姨亦健飯無恙教子弄孫用爲娛樂不可謂天之報君不厚也夫鄉黨之事推而靡竟積善之慶擴而益大他日有造君廬而以里中之利濟相籌策者君豈當藉口筋力而漫爲諉謝乎至於誹謗之口易而爲稱頌之聲將以之配食鄉老而可以無媿色矣此余所以壽君而更有進焉者也

陳魚門五十壽序

丙寅

同治五年魚門陳君年五十其門下諸君子製屏障壽君而來請余文書諸士余無以御也陳氏累世爲縣巨室自君曾大父來世以行義望於郡邑君與其羣從兄弟皆年少能文章好結納而君尤通達世故時急人患難吾黨之士每樂與君往來相可否而未之奇也倫墩之據郡而始退也羣不逞藉口保護以貲給邀富室入



君家君與之論不合遽劫君去至東城門外出白刃擬君曰與我則生不則死君慷慨談笑論折之眾譁服當是時君家諸房從及縣中士大夫胥動色奔走驚告語慮倉卒禍起有他變而不旋踵而羣擁君以歸矣時君年方二十餘眾以是才君

國家懷柔遠人倫墩就撫於是西海諸夷國錯跡句甬粵東西之亡命橫海中者亦受款而至會天下多事海濱騷動剡川創於前陶公山繼於後以至租賦鹽課往往乘微釁揭竿蠡起當事或以謀諸君君亦或以宗族鄉里之故偶一出爲世用而卒不能盡其才蓋吾四明自前辛壬之難既平二十年中烽火刁斗之警靡歲蔑有浸淫至於大亂而有後辛壬之變於時粵賊之犯順而縱橫者十年矣

天戈所指狼奔豕突巢穴如故而蔓延半天下及其竄浙據茲土么膺小醜某布村僻與居民逼處爲久踞計而君以一書生處憂患困苦之中獨憤發興起約結官長指揮西人不半日而克郡城郡所隸縣以次底定其秋復至復克之又以其餘力克越州而大吏遂得以吾土輸納餉軍士以攻復浙西至乎渠魁授首金陵歸版圖噴騰蝨賊蕩焉無子遺固由

聖天子神威震疊名將挺生用輔翼我

國家

中興之盛業然而海隅一戰首挫之功不容沒也君旣  
以才見當世世旣譁君才省大府至郡縣長吏倚君如  
左右手舉善後興復諸大政悉委之君而君以故家子  
多交遊姻婭知識徧郡中鄰縣一日之閒雜遯旁午大  
而中外之交接細而閭里之詬誶輒造君以告君不拒  
亦不倦公牘私書充積几案每賓客滿座君口與之論  
議諧笑顧視僕取尺紙疾書裁答付使者以去至於事  
所不然義形於色雖貴官悍夷不能強君以不可世或  
視君爲書生易與耳而不知其胸中之自有權度也凡  
吾所言皆君才之見於外者也猶夫人而知之也余每  
過君家君爲余下榻夜深客散必置酒酌我娓娓道生  
平以至於時事然後知君所見者至大而所慮者至深  
至遠乃始歎君之識實有過尋常倍蓰者而固不惟是  
才之足以爲君奇也夫生才不易而才必有用君儻以  
歷練之身出其才識爲

聖朝膺民社之寄當必有磊落之政焜耀竹帛夫豈將  
僅見之鄉國而已乎余雖不才甘自廢棄願不能不爲  
君一勸駕焉以庶幾乎君之著勛績而爲我桑梓交游

光也故因答諸君子之請也而更爲君期之若夫以文字取科名以功級受

懋賞以好義傾家貲蓋皆有爲君言之者可略已

葛小士五十壽序

癸亥

慈谿葛祥熊吾甥也同治二年三月歸自滬上來謁問起居且言曰祥熊不幸生六歲而孤顧復教誨惟叔父是賴今叔父年五十矣從兄弟懼獲戾嚴君未敢有所稱頌祥熊自以區區之意思發其一二私感書之屏障爲叔父壽而乞言於舅氏舅氏若惠貺我叔父而嘉念祥熊其必不峻拒之祥熊所謂叔父者大河衛千總小

士封君實束士戶部第四子而吾妹夫崧生贈君之介弟也祥熊言曰吾大父戶部府君之歿也叔父年十五耳其後以千夫長需次得大河衛年十九之官明年運糧入京師又六年挂冠歸里門是時吾大母盧太恭人方在堂吾父與兩伯父三叔父皆無恙一門之內藹如也雍如也無何遭家不造吾父與諸父後先卽世太恭人旋棄養內而諸母外而諸姑復多無祿彫謝者叔父屢遇手足之變又罹終堂之戚醫藥巫禱之於疾病質瘞封之於斂葬周詳審慎雖哀痛迫切中未嘗有所貽悔蓋自叔父始歸至其年四十餘十餘年間憂患踵

接而叔父之心力交瘁矣粵難旣作

國家以撻伐徵軍饗加以郡縣之防守公私之興作踵門來告靡歲蔑有叔父輒量力爲助至計貲登籍邀請獎敘叔父不自爲功書諸從子名而上之祥熊輩亟請不已始以從子官

貤封正五品祥熊之孤將廢讀叔父不可曰讀書本也他業皆末務家事有我在何與汝曹自以少棄書夜閱史恆達旦手圖天文地理聖賢名臣暨朱子家禮爲屏幘懸之坐隅教祥熊兄弟性不好聲色前年客姑蘇適歲避地滬上或邀之嬉遊謝曰吾兄弟皆蚤世而兒姪

未成名奚樂爲去秋挈祥熊及吾從兄麟觀光京國數月而返祥熊自以學不加長未克顯揚副叔父厚望而惟是私感之輾轉於心者冀舅氏質言之將藉手用酒以博叔父一日之歡今夫矯激之行可以博名高嫗煦之德可以收廣譽至於戶庭之間則未有可以僞取而薄飾者門內之人於我乎狎而接我也久僞言僞行數十年而不能不偶露於俄頃之際矜持於大端以至其毫末而不能不忽發於詞色夢寐之閒善乎王厚齋先生之言曰可以欺天下者不可以欺其鄉可以欺其鄉者不可以欺其家觀祥熊之所以稱君者雖若尋常無

足表異然而感激之私出自孤子之口則夫君之於門  
內殆亦有可以無媿色者耶余以姻婭之故與君往還  
者二十餘年知君頗深今茲六月朔日君生日也重違  
祥熊之請以爲茲文故書君內行而他美姑略之哲嗣  
麟端謹能文章祥熊亦年少銳進諸子之才稟君之教  
殆將有大君門而報君德者乎區區之意私也而揚名  
以顯之者公也一日之歡暫也而自壽以壽之者宏也  
諸子勉乎哉

族兄蒔雨六十壽序

己未

智生於閱歷而識長於事變此才諳所由見而好事者  
之所同也若夫謀人之事而不以人我爲畛域勞勩任  
之怨謗聽之毅然自負而不求諒於人而有時未嘗不  
爲宗族交遊所倚賴是不亦難能乎哉族兄蒔雨吾宗  
之能者也族父鴻表府君生四子而卒兄始七歲稍長  
見頭角父老才之久之仲兄卒明年母氏史太孺人復  
棄養是時伯兄遠服賈其弟維新甫弱冠內外之事兄  
以一身肩之又七年伯兄客死奉其喪歸葬撫視孤寡  
慈愛同生上下雍睦凡百就理蓋兄之見才於其家者  
如此始吾先大夫爲宗祠於大墩推之爲義莊家塾兄  
與有勞焉其後又佐吾兄弟經理其事大墩吾故里也

大父以上塋墓皆在焉每當修治或以煩兄兄慎視防護不異其本支也先大夫所爲兩義冢齒骼暴露則商於余及宗人之有力者相爲掩埋宗人不能葬或困乏難自存時籌策而周卹之至於叫囂爭論兩持不下其事常起於飲食言語之細而馴致乎愬告訟獄之大苟遇兄一言排解事良己以故瑣瑣來相質者戶外屢常滿也蓋兄之見才於宗族者如此兄少年卽遊市列閒歷四十餘年之久交遊衆多詐僞詭變之狀百出而不已每有所見卽忿然不平攘臂下車思以其才與之論是非決勝負而世或信之或疑之夫當其睥睨儻類叱

咤怒罵迫之使退激之使起必悉吐其意中所欲云而強之以從我彼受焉者雖逆乎耳而拂乎心而常以懼於其鋒而不敢不敬諾之至乎風波既定輾轉中夜回憶向者之言固不無過當然而其怒罵我也將利我也非有所惡於我也其激迫我也其愛我也非有所求於我也乃不覺氣爲之夷而心爲之感矣雖然兄之心未嘗冀人之感我也知爲人謀而已矣又竝忘夫事之在人與在我也知有謀焉而已矣是故謀無論臧否而其言則直事無論成敗而其心則忠此則其生平之大略也今兄年六十矣精悍之色猶見眉宇邇者倡里中修

湯君廟指揮匠氏必惟命是聽蓋其心視繁劇不易舉之事常若一人可以爲之而又若非己不足任者余嘗笑謂兄曰充君之心雖畀君以老彭之壽其能少息耶安居里門教率子弟養天和以相期於耄耋斯可矣兄笑是余言而未幾而投袂而起者如故也十月十日兄生日也維新屬一言書屏障因據其生平而復理向者相勸之言以爲兄壽兄盍亦幡然改計陶然百觚其慎毋曰生才必有用姑舍汝而從我也乎

陳一樓母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壬申

陳孝廉儒棠端謹能文章往來吾家有年矣同治十一

年其母氏陸太安人年七十孝廉將以九月癸卯太安人生之日率其弟儒杲儒棠洗腆用酒是乞吾友馮午卿廣文爲事略而手捧以來徵壽讌之詞其略曰太安人幼失恃年十一從鄰婦學鍼黹日得十餘錢供父飲年十七歸贈儒林郎岱松翁爲繼配孝養君舅姑雖貧必有酒肉先後棄養哀慟異常襄贈翁營冢塋勤女紅縮食用者三年生子女各三人贈翁嚴課子而不能延師則移其居近師家而學焉其子三易師其家亦三遷顧以服賈多在外太安人親督課誘掖之不少姑息膺吃黎之變贈翁以策干當事不用益落魄挈其子游學

象山走杭州嘉興又遠至松江蘇州經年累月不得歸家益困男錢女布悉自太安人十指出忍飢操作冬月衣粗葛而未嘗有所稱貴也率諸女習婦工必有程限夜則圍燈火而坐箴刺刀剪聲相續雖嚴寒酷暑至雞唱未歇也積數十年閣臂半竹色渥丹支絳架之木皆光澤可鑑年五十餘始得少安逸粗衣淡飯快然自足諸子或進甘旨製新衣輒蹙頰不怡曰吾家惡宜是事贈翁甚謹贈翁性狷急太安人待以柔順贈翁卒而太安人年六十一矣終其身無忤意時廣文之略如此余讀而賢之又既讀而疑之而詰孝廉曰母太夫人之劬勞撙節蓋至於今如一日也獨柰何襄葬事而勤儉而三年云乎於是孝廉愀然改容而告余以其詳余作而歎曰嗟乎乃賢至此乎事固有不面叩不盡者嚮吾不詰子幾失之矣文章之道或一二言或數百言事固有不曲折詳盡則精神不出者今吾既與知之得不爲祝嘏者覩縷之乎贈翁之遠服賈也歲得數十緡而以父母未葬恆悒悒不樂一日顧謂太安人曰吾所得纔足養妻子若歲以所得養妻子吾父母終淺土矣茲吾將畜積之三年以葬吾父母此三年中我不能顧汝曹汝能不凍餓吾子女三年以使我得終葬吾父母吾拜汝



之賜太安人對曰謹諾由是曉夜勤苦以刺繡易薪米  
曰飢餓則疾病餘盡可省也日向腐家以一錢買豆滓  
母子六七人團坐而飯終三年克成葬太安人尙得以  
贏餘佐之嗟乎食貧三歲怨其蚩氓固無足道乃至女  
曰雞鳴則古所謂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然吾誦其詩  
出則翱翔弋鳧雁入則飲酒御琴瑟又不難以雜佩交  
贈報是安常處順者流而第能不溺於燕昵之私焉已  
耳至於陳氏其夫爲親故發憤至不顧家室而其婦困  
苦堅忍至一錢一日者三年而子女飽煖而卒成夫志  
若使得三古詩人采其事爲風謠以播之絃管百世而  
下將必有奮發興起而感泣者矣嗟乎嗟乎太安人茹  
苦三年曾不過自盡所能爲而抑知孝婦令妻賢母已  
畢萃於一身此三年也可以千古斯吾所以長言贊歎  
而以爲不足者也贈翁雖貧賤亦磊落丈夫孝廉稱翁  
嘗述格言爲柱帖曰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畱  
好樣與兒孫旨哉言乎卽其人可觀已夫先德如斯其  
淵也母教如斯其懿也後必有興者而孝廉始以科名  
見而固知其未艾也雖然孝廉兄弟將持是以責報於  
天而坐待之乎抑亦思無忝之不易倍淬厲其學問以  
自壽而壽其親乎孝廉有女字廣文之孫而廣文吾壽

兒外舅也既於陳有連孝廉又親余厚期之故因序  
太安人七十壽讌也而更爲孝廉兄弟進之

第四姊七十壽序

壬申

先義行有女子子七人姊爲第四女歸遜堂胡君君與  
其兄誠之君變生往歲同治十年皆七十將爲文壽君  
以及君兄未果僅撰聯語贈君今吾姊年七十矣唐人  
謂七十古稀君於外則昆季於內則夫婦何其盛也諸  
甥請壽母之文是不可已也胡氏素儉勤大率安業不  
怠以爲分量入而出以爲用無寵辱毀譽以爲幸姊事  
君舅姑既久一稟成法以相夫而措其家舅姑並高年

考終由奉養至喪葬盡婦道生男子子五女子子三由  
緼襍至冠笄盡母道子復生子少長婚嫁一視其子女  
蓋十七嬪胡以至於七十五年之中無一日不勞  
心力老而傳焉猶檢點奔走諸子婦孫婦卽在前不指  
使也安居而樂業以身教教家人毋希冀非分嘗語余  
曰兒曹習舉業豈不願其成名者願一科足矣出而仕  
宦則將離散其父母妻子從而往則違棄墳墓與故鄉  
親戚夫一家團聚之不樂而浮沈於宦海風波閒以喪  
失其心志吾不爲兒曹願之也噫古所稱賢婦人安命  
知足之言雖萊妻介母大旨不外是而姊親言之然而

姊不以脫略爲高也晝夜操作既不遺鉅細至於語言事物之微五六十之久自其家及鄰里三黨凡姊所耳聞而目見者皆錯識於心問之歷歷出諸口如昨暮事此豈不妄干求而遂遺棄一切者之所能也哉此吾姊生平之大略也姊之始嬪也翌日而胡氏禮宴婚兄弟義行命余隨諸兄同往時余方六歲進退揖讓略如儀觀者皆歡笑謂家教不誣於後歲時賀弔常常至其家數十年來堂宇加闢而無改其質樸也子孫加多而無改其儀範也婚友往來加盛而無改其禮待也故國非喬木之謂所謂故家者豈必牆藤而瓦蘚哉高曾規

矩守而弗失斯可謂云爾已矣雖然卽以吾言數內外嫻嫻而不能數數見也然後知胡氏之爲可貴也吾女兄弟存者今惟姊及季妹矣若其壻則君爲碩果往吾贈君聯有曰汾陽七壻福最君多茲以文壽姊吾無以易吾言也抑吾聞之福者備也壽必備富貴而始稱福韓非所謂全壽富貴之謂福也今君之產不過中人諸甥或讀或賣皆自食其力姊則布裙脫粟無貳膳四豆之養終歲勤動有賃嫗一二人供澣濯炊爨無婢妾可使令者其爲富也如此君壯時佐縣官興作議敘八品例不封妻室其後伯子隨余爲振卹敘勞降於君一級

品  
姊始可貶封又其後仲子議敘同知姊乃得與君受五

封誥季子以今年游郡庠科第之事方始萌芽其爲貴也如此備謂之福縣中富貴類是者記之以粟米車載而斗量矣而吾壽吾姊而夸言之耶然而有說焉今試召畫師畫世俗所謂三星者錦袍而紗帽吾知其爲祿龐眉而皓首吾知其爲壽二者定而後乃能指其一以謂之福也又試使專繪一福星焉則閣筆而袖手矣是誠畫師之不能畫哉福固不得而繪也豈惟繪畫乃至極馬班韓蘇之能事而不能以文字形容之夫自其淺

者觀之富不耦國貴不極品而福未備也自其深者觀之則凡吾心所樂者皆福也佐其夫而同躋乎耆耄穀其子孫而內外無失教宜其家室而數十年無改乎故法其足樂乎其無足樂乎安分而知足形瘁而神泰劬勞數十年而強健如壯時姊之福也侈矣而吾豈夸言之乎凡吾所以壽吾姊者如此至親無文質而已矣抑去年不以文壽君常耿耿於懷茲君行略具矣則以此文爲壽君夫婦也可卽胡氏家教亦略具於茲矣雖以此文爲并壽君昆季也可

咸豐四年慈谿葉公霽峯年五十八夫人袁恭人年六十矣縣之諸君子製屏障爲壽而徵文於其壻徐時棟時棟不敢辭夫慷慨多大志之士與鄉里所稱爲善人者亦各行其是而已矣進退不同德顯晦不同迹既進矣未嘗激之使退而遽自晦其迹焉此殆不可以尋常之意見相度者也當倫墩之寇定海也郡中戒嚴將募鄉軍具舟楫備器械用度不貲而費無從出當道日遣吏敦迫鄉士大夫適公在郡中聞之驚曰此何時也而嗇吾財急往見以數萬金倡當道動客久之旣而曰幸君來資我雖然用鄉兵而不得人益擾害耳君豈稔知

有勇有力而能不爲暴者乎公對曰長領得人則下不爲暴吾縣山北某生者勇而義所交多壯士今其人方在郡急召之宜來若使往招其徒雖千萬人無慮也越一日率壯士數千人道山北來郡恃以無恐於是聞風興起相率出藏鏹佐軍需無少吝者而公方奔走蛟門雞山之閒親督造戰艦塞海陘斷截要道未成定海陷鎮海與郡城相繼失守公咨嗟嗒喪棄家避地往來於武林吳下當是時公以急公好義名動江浙制府屢使邀公計恢復公力以疾辭制府遣幕客造公曰雖君不籠仕然豈得無意於

國家我不敢以僚佐辱君君爲我畫我使人諮君而後行公遜謝許諾乃具告以地利險要進退緩急之宜與鄉士之可以任事者制府倚公如左右手會將軍與制府不相能浸奪制府權而公言遂不復用矣始制府錄公事聞於

朝力請

優擢部議難之

宣宗皇帝違廷議

特旨賞道衡公子維藩維垣維屏維祺先後以捐輸邀獎敘又未幾維藩中丙午鄉書門庭寢盛稱賀屬道路

僉謂公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必當出其材爲

國家用而不知公閱歷既久而於進取之心已淡也公邇年爲鄉黨事甚備與同人躬雲華堂自掩骼給糶以至育嬰施藥纖悉周至世所傳善書擇其尤雅而切於風戒者刊布之軍興以來邦計支絀裁減節婦坊銀吏無所侵染積不聞公又與同人爲兩浙節孝局搜訪十一郡苦節請於

朝旌表之其他橋梁道路祠宇寺觀以興修告者靡歲不有建治心堂於所居之西焚香誦道經時或與恭人

相坐閒話教子弄孫以爲娛樂夫跡公前者之爲則伏波所謂慷慨之士者也今者之爲則少游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而公則曰我居於鄉而爲吾所當爲與所能爲者焉是亦所以酬

上恩於萬一者也恭人理家政有法度儉於自奉里媪相見不知其爲命婦也今年正月時棟在溪上撰履從公公從容謂曰今子外姑且六十吾愛子文章子盍圖之時棟對曰外姑慈祥和厚致期頤不難顧與公合德平昔以閒靜端恪佐公無內行表暴里閭若試爲文章亦仍爲公壽耳公笑曰然雖然我非賢內助將不足以

烟岷樓文集四

三

行我志也是則觀公之言可以知恭人矣七月十日恭人生日也因書公生平以壽公而及恭人以爲恭人紀年之作以答諸君子之意謹序內閣中書舍人子增徐時棟譔

烟岷樓文集卷四曰恭人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五

鄣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書一

答馮柳東先生論民社書

月日時棟再拜得手教謂丁灣社碑奇而範之以正有關斯道之文雖固陋不足以與此顧不敢不自鈔薄爲有用之學以副長者獎掖之意至於論辨民社謂民社非古秦始有之而據祭法及鄭義以相詰難則時棟竊願有言焉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之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

烟嶼樓文集五

一

之里社是也秦漢以來民二十五家以上得立社鄭志又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夫祭法稱大夫以下統乎民言之也固未嘗言民間不得立也祭法稱成羣立社謂凡有居族者皆可以爲社也又未嘗必百家以上也蔡邕王肅以月令爲周公作康成謂出自呂不韋是其所云命民社者宜不足據爲典要乃若周官則非秦人書也周官有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顏師古曰以此木爲社神因立名韋叔夏曰大社主用石周禮所謂宜木者民間社也然則民社之制周官言



之其不始自秦漢明甚豐之粉榆社事見漢初或秦人所立未可知也而莊周之稱櫟社則正周官所謂以宜木爲社名者也莊周非秦人其民社不始自秦漢尤明甚周制散亡一社幾何家與幾何家之得爲社弗可詳考散見於羣籍者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社獨斷與鄭同義曰百姓以上則共一社地官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則是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社而漢人之注呂覽晉人之注左傳唐人之注史記管子乃皆主二十五家爲社之說其相率而出於一義也其有所受之也其必非漫

無師承而姑爲是勦說而雷同之也而康成獨謂秦漢以來民二十五家以上得立社愚謂此鄭義之尤舛者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見管子齊桓公以書社五

百封管仲景公以山陰數百社與魯君以平陰與橐邑

反市者十一社祿晏子並見晏子齊侯請致千社於魯昭衛

地濟以西禱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並見左傳若必以一大夫

爲一社開方能率齊大夫七百人以叛而去乎方六里

爲一社齊安得有三千里爲仲父封地乎百姓爲一社

莒疆以西當有十萬姓乎二千五百家爲一社莒疆以

西又當有二百五十萬家乎而齊其致之乎故愚謂二

十五家之說其必非漫無師承者以此夫齊之桓景魯之昭哀當其世則旣以二十五家爲一社而猶必曰始自秦漢以來故愚謂此鄭義之尤舛者以此抑又聞之古者大夫世祿其所居多在都邑果如鄭言大夫必與民族居百家以上民族居百家以上必有大夫然後得立社將野之中無社矣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宋有次睢之社魯兩社外有青邱之社似皆不當在都邑者周官曰各以其野又曰名其社與其野似尤不當在都邑者桑野株野桃林之野是卽其社之野也是卽周官所謂以宜木名之者也夫旣二十五家爲一

社則五比爲閭閭當有社而地官不之及者蓋州之社州長掌其祀事者也故詳之也閭之社民自祀之卽月令所謂仲春命民社者也無與乎官司之職掌也故不及也抑又有疑者暴秦以苛法畜黔首厲禁及於偶語其或先王遺制民俗因襲而未之改其可也若古以百家爲社而秦人乃坦然使二十五家爲之社而命之祠之其可邪此則非先儒之旨而愚輒以己意斷之者也有疑不敢隱謹以質之函丈時棟再拜

與柳東先生論朱氏逸經考書

五月十九日使來寄到逸經補正一卷命吾家書人謄

錄之已受教給紙筆矣來教稱少作久不省覽檢篋衍  
得此將刊刻問世因歎世儒無肄業及之者思欲以此  
書爲朱氏功臣而不以時棟爲鄙陋俾與於校讎之役  
冀得爲先生廣見聞時棟發而讀之竊妄以爲先生之  
志則大矣而其書則誠所謂少作而猶若未可以問世  
者也夫秦人一炬而書亡漢儒收拾叢殘於灰燼之餘  
故其軼時見他說吾鄉王厚齋先生考證漢藝文志始  
爲羣經攆撫其逸語竹垞其繼起者然而數千年之久  
百萬卷之博詩書六藝逮雜家小說讖緯道釋之書浩  
如烟海皆將涉獵而搜羅之此其勢必不能賅備故逸  
經之不備不足爲竹垞病也而取材旣富用力不專顛  
倒錯亂亦時有可訾議者先生不欲爲朱氏功臣則已  
先生而欲爲朱氏功臣時棟不佞請爲先生枚舉之逸  
經考中有逸篇有遺句逸篇有句則附於篇遺句有篇  
名則注其目然而有古人但引逸書而輒注篇目者

如荀子引維文王敬忌一人以擇但稱書曰而輒注

康誥又引從命而不拂云云亦但稱書曰而輒注伊

訓左傳引帥彼天常但稱夏書而輒注五子之歌墨

子引嗚呼古者有夏云云但稱商書而輒注伊訓蓋

以所引末二語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在僞古文伊

訓中耳然伊訓果眞耶則此二語已在不當復采爲遺句果僞耶卽不當沿襲其妄而注伊訓

有失註者

如墨子引小人見姦巧云云明稱太誓家語引念茲在茲云云明稱夏書呂覽引五世之廟云云又引刑三百云云皆明稱商書又引民善之則畜也云云明稱周書又墨子引聖人之德云云明稱周頌竹垞皆失注

有古人明稱篇名而私輒以己意更易之者

如墨子引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云云明稱禹誓而竹垞更之曰甘誓又引其恆舞於宮云云明稱湯之官刑而更之曰伊訓

有誤解古人書而以爲名篇者

如古文有舜典梅賾分堯典下半篇當之妄也趙氏注孟子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者謂尙書序中有舜典篇非舜典以外別有一篇號舜典之敘也竹垞誤解其文於逸篇中著舜典之敘之目

有當在逸篇而誤入遺句者

如墨子引敬哉無天命云云稱召公執命又引女毋

崇天之有命也下云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不國蓋命亡國之後之辭皆當入逸篇者又如孟子逸篇中既著性善篇目則論衡所引性善篇文不當入遺句矣

有真經之佚爲晉人所竊而遂不復采引者

馬氏據書傳所引太誓以攻漢太誓而漢太誓之僞始定乃晉人因前車之覆而有戒心遂乃廣搜書傳之引尙書者私自抄撮貫串以成僞書梅賾以前諸家或不考書傳但據文義攻擊之猶當爲梅賾所竊笑至闔百詩力窮之於其所往冥搜潛索以大發其

覆然後學者曉然而悟今竹垞作逸經考豈宜聽其掩匿覆蓋混琬璧於瓦礫中哉固當大書特書以關其妄此補正逸經者第一要義也由今考之無慮七八十條語詳不及備錄 或曰竹垞蓋以梅書立學官不敢以爲僞耳然逸篇中大書墨子所引太誓及史記所引湯誥太誓遺句中大書謂祭無益等語則亦既僞之矣忽真忽僞莫詳其體例也

有實非真古文而以爲真古文者

史記引太誓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云云竹垞以爲史公從孔氏問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不知裴駟作

史記集解其注此節全采用馬鄭注馬鄭注漢太誓矣何嘗注真古文乎此則竹垞立論之失於眉睫者也

有其辭明在他書而以為逸經者

如左傳引書慎始而敬終云云今在逸周書常聚解呂覽引周書允哉允哉今在大戒解穀梁傳注引周書大荒有禱無祀今在糴匡解說文引書獮有爪而不敢以撮今在周祝解後漢書注引周書嗚呼汝何敬非時云云今在小開解而竹垞竝采其語為佚尙書又如白虎通引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云云禮記

疏引盛德記明堂自古有之云云竹垞以本命盛德為禮逸篇又采其句附之不知此二篇皆在大戴禮中所引語亦竝在

有當在他經而入之此經者

如考工記梓人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詞曰惟若甯侯毋或若汝不甯侯云云此祭侯詞當入逸禮而竹垞考定豨首詩取其詞為詩首章按其文不類詩詞又無確據則不若本鄭注孔疏以曾孫侯氏為豨首章首之有據也

有古人引經自以意增損而遽以為逸者

如白虎通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意林引孟子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又引曰敬老慈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又引曰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或添增其文或隳括其義古人引書常有此體非有別本論孟也而竹垞竝以爲遺句恐非至其爾雅遺句采沈約宋書樂志尤非如經曰大瑟謂之灑郭注曰二十七絃經曰大磬謂之磬注曰磬形似犁鎗以玉石爲之而樂志引爾雅曰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又引曰磬形似犁以玉爲之大曰磬此明是合采經注以爲文者何得指爲遺句邪古人引傳注語往往但舉本經如引三傳而曰春秋引魯韓詩傳而曰魯韓詩是也況此本兼經傳引之乎若果二十七絃似犁以玉等語實係經文則是景純刪雜經文而竊爲己說乎故知其必非遺句也而李巡所注爾雅釋地篇謂之四海下有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爲今本所無語見正義此真爾雅遺句而反不之采何也有爲古人傳寫之誤而未及察者

如周官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竹垞采以爲遺句非也此四字見左傳曹劌之言也小行人注中

亦引此四字卽稱春秋傳凡經文彼此互見者甚多  
原不能謂孟子中必無此四字然同在一書相隔纔  
數紙詞義並同不應一引孟子一引春秋傳也故知  
是傳寫之譌

有別自一書而以爲經文者

如左傳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云云又引仲虺之  
志曰亂者取之云云明稱仲虺之志是必別自一書  
乃仲虺所著者晉人不察掇其語於仲虺之誥不知  
仲虺之誥名篇在書序蓋其封薛時誥命之辭而墨  
子嘗引之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憎用

爽厥師大類尙書中語若左傳兩引志語甚不類也  
竹垞以爲尙書遺句誤矣又墨子引湯之官刑安知  
非商時刑書乎竹垞沿僞古文而以爲伊訓遺句又  
周語引周之秩官韋昭曰周常官篇安知非別自一  
書乎竹垞以爲禮記逸篇皆未見其至當而一無疑  
義也

有本非經而以爲經者

如管子曰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不言詩也而以爲逸詩

有以私意竄亂古經者



如論語堯曰咨爾舜云云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此等祇宜采入遺句中而竹垞信王柏之說遽爲考定其辭以論語所引者入堯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所引者入敬敷五教在寬之下此竄亂古經之錮習而啟後生小子師心自用疑經改經之漸者可懼也又其甚者毛大可以四海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割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竹垞深韙之復欲取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至篇終爲舜典以爲辭旣相屬義亦明暢而不知其大謬大妄有不勝揅

擊者今弗言其詳請以甚明易曉者言之典首著曰若稽古帝堯六字則其下所稱帝者自是帝堯故自咨羲和以後竝稱帝曰更無異文堯崩舜立載舜一切命辭獨於咨四岳之首特著舜曰二字後始稱帝曰蓋史官以堯典中紀舜語恐人疑於帝堯特變例明之其慎如此若使篇首原有曰若稽古帝舜六字何用稱舜曰乎舜格於文祖亦稱舜不稱帝若已有此六字則相隔十餘字何爲不稱帝而稱舜乎帝乃徂落則稱帝篇終舜生三十徵庸又特稱舜若果是舜典篇文何爲不稱帝而稱舜乎夫書序原有舜典

而與堯典下半篇則全無關涉者郊特牲疏引鄭注  
尙書以爲別有舜典之篇左証確鑿不容妄說也梅  
賾分慎徽五典以下當之已不足訓大可又聯綴孟  
子史記中語儼然爲舜典前半篇補亡割裂聖經無  
知妄作大可一生鹵莽固當如此竹垞柰何尤而效  
之乎

有擬經而入於逸經者

竹垞旣以漢今文太誓入擬經中而復采其語入遺  
句不自亂其例邪凡漢後所引太誓如白虎通說苑  
說文三統麻譜漢書詩箋詩疏之屬皆河內本也宜

退入擬經部

烟嶼樓文集五

十一

有失於限斷者

如左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竹垞  
全入之按書詞僅居安思危四字耳下二語釋詞也  
且此四字見周書程典解非逸尙書也又孟子曰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  
庠此之謂也按不及貢以下九字是書詞乃引以證  
常常而見之說者竹垞據趙氏以欲常常以下二十  
字竝爲遺句則雖然二字何解乎

有以己意刪節之者

如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云云凡六句而僅采帥彼  
天常四字緇衣引兌命爵無及惡德云云凡六句而  
僅采民立而正事以下三句蓋以僞古文已有故刪  
節之耳然如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山川鬼神亦莫不  
甯恆舞于宮是謂巫風上帝弗常降之百殃自得師  
者王莫己若者亡之類皆爲梅賾所剽竊入之僞古  
文何以復一一收拾之於遺句中乎又如孟子引革  
車三百兩至稽首二十八字皆書詞也按孟子不稱  
書曰與上節  
引南面而征五句而僅采無畏甯爾也五字又論語  
亦不稱書曰同例而僅采末一句莊子引詩青青  
引詩巧笑倩兮三句而僅采末一句莊子引詩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而僅采上二句  
不知下二句若非詩詞則以詩禮發冢者引此詩何  
爲乎又漢書引孟子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  
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文皆類孟子故  
厚齋先生竝謂逸孟子文而竹垞僅采其首二句  
有刪節而分析之者

如墨子引官刑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  
絲二篇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云  
云竹垞以似二伯黃徑五字不可解刪去之而分爲  
二書又引周頌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

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云云竹垞以其有昭於天下也七字不似詩刪去之而分爲二詩孟子引禮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至則不敢以宴皆禮文也竹垞刪去犧牲不成以下四句又刪牲殺器皿不備以下三句而分爲二禮

有同出一書而作兩解者

如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歌無射曰國誠甯矣云云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云云孔晁以爲師曠作新曲美王子王子述舊曲諫也考之書詞無分新舊是孔臆說也而竹垞於逸篇中遂取嶠而舍無射

有明知其爲逸經而故棄之者

荀子一書引詩多至八十三逸詩僅得其六以周人引詩而其逸僅此可謂少矣乃竹垞取其二而舍其四謂俱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今按其所置者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曰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俱無所謂不類者屢用如字斯于有之全用兮字緇衣有之假令緇衣爲諸子所引逸詩恐竹垞更以爲不類

也呂覽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此真不類三百篇者竹垞采之而反致疑於大儒所著之書何也且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左傳引之竹垞采之其字句小異正如齊魯韓師承之異耳非有二詩也

至其所遺漏則雖已經采摭之書猶未能盡而況其餘乎先生之書號稱補正時棟妄以爲補則有之正則未也況所補者率出自王先生志考與詩考中是又未必非朱氏慎擇而姑舍之者而乃欲拾其棄餘以補正其書邪博考乎散亡以存其軼而表其微嚴抉乎篡竊以攻其妄而正其罪

如武成血流杵孟子疑之而僞書以爲倒戈之故則何以處孟子孟子但引血流杵三字僞者嫌不成句本趙注加一漂字不知王充三引其文皆是浮字而非漂字而作僞者不知也又竊孟子篋厥元黃紹我周王入之武成而不知此二語康成嘗引之乃是嗣征而非武成凡如此類多不勝記臚列眞經則綴補痕跡自見

取之必博也擇之必精也辨難之必詳也論衡之必平且確也夫然後上足爲逸經之完書下足爲王先生朱

氏之功臣而可以問世而無怍矣而不然者雖不作可也時棟淺陋寡聞無能爲諸儒役深願先生棄其少作整飭神明以成不朽之大業而時棟或偶以其涓滴少爲不擇細流之一助則殆亦有未敢多讓者語曰狂夫之言君子擇焉惟憫其愚而進教之幸甚罪甚時棟再拜白

與馮柳東先生論夫子不爲衛君書

月日時棟白時棟學無寸進讀童時所習之書而疑莫能明焉請爲先生詳之可乎夫子之居衛也衛輒方與其父爭國而子貢問兄弟讓國之夷齊以定其罪閒嘗

反覆其事而竊有感焉夫輒豈敢與父爭國哉蒯瞶得罪靈公輒受靈公命以立而蒯瞶乃結晉伐衛夫晉之欲甘心於衛久矣假令輒不拒瞶將一任晉師之入拱手而委廟社於草莽乎儒者論古必規時勢似不應但以拒父之說責輒也善乎公羊氏之言曰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由此觀之輒豈得與夷齊所處之地竝論哉乃子貢則有進焉曰怨乎夫怨非可虛指也必其人有所不慊於中而怨生焉二子讓國皆本其心之所樂非有陷之者也苟其稍改初志是悔也非怨也夷齊之悔與不悔或子貢不及料夷齊之無所施

怨而終身不怨此不待智者決也而不意聖門穎悟之  
子貢而乃有此問也且使夷齊而怨夷齊自怨何與衛  
事哉然嘗有解之者矣謂假令夷齊讓國而稍有幾微  
之怨則衛輒之罪猶可原嗟乎舜倫之變大變也此其  
中自有定理夷齊讓國而稍有幾微之怨在夷齊自爲  
不賢不仁以他人之不賢不仁而遽末滅其罪雖愚吏  
無此爰書而豈足以解經哉況夫聖人出處之際未可  
定也萬一夫子以權爲道無可無不可或其待衛君如  
待公山佛肸故事則將謂夷齊不賢而不仁乎抑將謂  
夷齊怨乎且子貢所未知者夫子之爲不爲耳夷齊之  
賢與夷齊之仁而不怨則豈有不知者乃舍所未知問  
所已知竟出而直斷不爲此誠千古一大夢而不能覺  
者也凡此所疑粹不能剖考諸他書或以怨爲遺佚不  
怨之怨然引其說而不申又或舛異說者謂夫子未嘗  
不爲衛君顯與經背此其言尤荒謬不足信薄學淺陋  
不能徧讀儒書固而不明以有此不解之惑願破而曉  
之以爲漆室之一炬則豈獨時棟之私幸哉時棟白

再與柳東先生論夫子不爲衛君書

月日時棟白曩以衛輒拒父事反覆詰難就質函丈先  
生不棄賜之手教使茅塞頓開然此時每欲有所申說

會事不果夫聖人未有明言傳說紛如學者依傍附會徒亂其真倖得一解雖未必當乎道或亦大君子所憐而引發者乎此今日之所以復有請也夫衛亂國也祖孫父子相繼爲不孝日尋干戈擾擾不已當此之時而欲立夫子其朝以擁拒父之君此勢所萬不能者也語有之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嗚呼信矣然而魯衛兄弟也夫子雖魯人而治衛未嘗不急也子貢又衛人也身方在衛目覩其事而心傷之也夫以蒯賾背父事讎如其逆也趙鞅眈眈視衛如其甚也輒之年又如是其幼也拒之而無父也納之而并無衛也

此時景象慘然難言衛君待子臣民望子假令子出而圖吾君必能以其道安衛也而實恐夫子之終不肯援之也子貢之心徘徊輾轉不知其可雖無冉子之請我知其必將問也且夫夷齊之事蓋亦子貢平日之所疑者也君之暴如紂臣之仁如武王天與人歸德至而兵興夷齊奈何不爲仁君之臣而必守暴君之節矯枉過正道非中庸夫子處此意必不然而不料今日之衛事適與合也夫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紂雖暴而武之君蒯賾雖逆而輒之父武可以伐紂輒可以拒賾子貢之所知也夷齊必不可助武夫子必不



可助輒子貢所不知者也夫子曰求仁得仁然後知聖賢皆此仁也夫子曰又何怨然後知夷齊不助武而心未嘗怨武夫子不助輒而心未嘗怨輒也是故采薇之歌誣夷齊拒父之說誣孔子由此言之子貢之問夷齊與其所以決夫子可曉然明矣蓋子貢不言衛而能知夫子其穎悟萬萬不可及如此然則以衛事與夫子將奈何曰晉衛交惡幸而衛得拒晉以弭亂則衛國亦安而夫子必不豫聞其不然而授夫子以衛若公子郢者其可也郢立而贖來郢君也贖臣也以君伐臣而名不患不正郢繼統之賢君也贖賣國之亂臣也以繼統之

賢君殺賣國之亂臣而言不患不順名正言順可以敵晉可以安衛昔殷之亡也假令聘夷齊於首陽而授之以天下若微子者其可也然而天下戴武王而不願有他君猶衛人戴輒而不忍其失位也是則夷齊之志終不得伸而夫子之意終不可白則毋亦去之不顧也此宋人胡氏之私意而我從而伸之者也然而不敢遽以定聖賢以爲正名之解焉可也夫衛輒何足擬武王夫子何必同夷齊事勢相侔取而合之乃必欲以讓國論竊恐與當日問答稍不符矣冉子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將問之問夫子之爲不爲不問衛君之當爲不當

爲也故出而不爲決之讓國何與哉夫說不必苟同  
理不妨別解蓋時棟向欲有所申說者如此先生何以  
教我時棟白

與鄭耐生丈書

某再拜白聞先生名久矣知先生專力乎古之文常擬  
棹鶴江一聽其議論懼以荒材見屏於門徒往歲六月  
吾友徐生謁先生受藏密廬文稿徐生方館吾家因得  
見先生所爲文讀之終卷庶幾哉其可以紹鄭氏之家  
學者也自維管蠡何足與斯文默焉已耳若復嘵嘵且  
重得罪雖然逆而不吐則懼夫先生之蔽於先入而終

不察也而某於鄉黨受失人之責其聽也某之幸也其  
不聽則某固言之矣是敢竭其鄙衷達之執事稿中文  
字自信旣確而與吳仲倫一書所以推崇之者甚至且  
集首冠仲倫之序卷首題仲倫之名蓋夙昔所傾倒者  
仲倫而已某足不出戶不一面其人顧竊聞諸君子言  
仲倫者皆謂仲倫高視一切自比韓退之向者未獲睹  
其撰著不敢輕議然觀其題先君祠堂亦旣已薄之矣  
吾宗有好事者交仲倫先君祠堂成撰爲楹聯以先君  
名字相屬對仲倫實書之而題名其側時某猶少小見  
之且驚且惡彼其不知而書之邪焉有題人祠堂不問

奉祀者何人而漫以名氏與之者邪如其知而書之則  
妄亦甚矣昔有讀詩至祀事孔明者大喜書以扁於武  
鄉侯廟以視仲倫有以異乎鸚江之鄭顯著於四明者  
五百有餘年

國初諸老以文章與吾鄉萬氏經學相頡頏鳴於時其  
後萬氏經學浸衰而鄭氏文章至今未隊讀寒村集中  
人物志及稿中所續者故家喬木可謂盛矣今不家學  
是求而輒以虛聲相推挹某已爲先生不取也夫此事  
也非先生所與知者也而集首之序則請於仲倫而仲  
倫爲之者其言曰客四明之二年吾友陸紹聞貽予書

謂甬東有問道者否紹聞之所謂道者文焉而已夫紹  
聞淺之乎視仲倫以文爲道固宜爲其所笑矣特未知  
仲倫之所謂道者果何道也於是祕其所謂道而論吾  
鄉之士君子謂不克捐世俗之好相從於蕭寥寂歷之  
中求淡泊之眞味而咀之嗟乎仲倫以賣文爲業日奔  
走於豪富之門同流合汙舉其身以投世俗之好所謂  
蕭寥寂歷者固如是邪求淡泊之眞味必於蕭寥寂歷  
之中已隘矣况乃求諸同流合汙以投世俗之好者邪  
夫仲倫方惴惴焉不爲世俗之所好是懼願乃令人相  
從而捐之邪今有人日溷跡於鮑魚之肆語人曰天下

皆逐臭之販夫聞者不之辨焉何則其所見皆所類也夫仲倫亦姑出其肆門而後輕吾鄉之士君子未晚也乃其論文則某雖不佞亦得而與聞之矣曰予受之姚刑部姬傳張編修皋文之說謂假令吾生周秦兩漢時豈有後世庸俗之語習於口耳閒耶噫此則其襲昌黎非三代兩漢不敢觀之語而儼然自命爲韓退之者也妄比古哲好爲人師退之所深惡者仲倫亦自知擬退之爲不倫於是思得一阿好者相與標榜之稱姚姬傳爲承叔而以退之自誇於姬傳姬傳復書不敢自居承叔亦不肯以退之與仲倫是則仲倫之妄比古哲好爲

人師乃前輩之公言非某之好爲異議也仲倫之文與其文說今者悉得見之傲而蹶約而竭恟恍而無所歸宿持之無物言之不舒所謂蕭寥寂歷者或幾矣淡泊之真味則未也苟克其量之所至可以方駕武進其於桐城則執鞭者也而乃欲雄長吾四明何其妄也夫果有可師不惜北面寒村之師黎洲也見黃以名其集黃過以名其堂尊事之至比於其父而黎洲抑然自下盛推寒村二百年來過鶴江者猶愾想二先生流風今仲倫何如人也自負不過文章而其文如是勇於自信以謾世而欺人又如是若題聯之妄某且以不知爲仲倫

諒之先生深受其惑不爲勉齋寒村南谿之文孫而願爲仲倫之高第此某之深痛惜而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也嗟乎吾鄉文章今日其凋瘵也而仲倫以無本之學來乘其衰而凌鏢之使後生小子震驚虛聲相率以出於枯槁則先生推崇之之過也故卽其序天集之文爲先生昌言攻之願整頓神明以克紹鄭氏家學而無復爲其所惑也則幸甚至於僭踰之罪其何所逃某惶恐再拜


柳東先生嘗語余仲倫學術不足觀至其說八大家則娓娓可聽蓋亦傾倒於仲倫之古文者也然二公

雖傾心仲倫而仲倫絕不肯以文法相講究卽如志墓之文古法但書忌日而不書生日此金石例中所未及者仲倫頗能知之其初月樓稿無一篇書生年月日者而馮先生勺園集及藏密廬稿中則並有之此雖小道亦見仲倫之伎而吝也

仲倫以古文一字訣授耐生曰短此眞足令人齒冷者故其初月文但是枯寂而無眞意遂覺索然無復生氣矣

烟岷樓文集卷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岷樓文集五

三五

烟岷樓文集卷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六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能豫齋校刊

書二

與友人論喪中應試書

吾子不弔遭罹大感僕以平昔交遊親暱而與於執紼之役竊見賢昆季哭泣之哀慘於嬰兒歸棹與諸君子私歎謂近今所寡有心常怛怛媿服無已乃者客自君所來謂令弟將赴試有司而僞爲後於他人者僕未之敢信今果然矣乃不禁憤懣終日而不能無大白於吾子也國有法曰凡居父母之喪宦者解任士子輟考夫

烟嶼樓文集六

一

親喪固所自盡彼其能任與能考與否聽之己耳曷爲而禁之蓋聖人不忍以不肖待天下若曰此其人在三年中方哀痛怨慕鬱結膠固而不可解責之以任事將叢脞而失職課之以肄業將荒落而曠亂苟反是焉此其人始善忘其親者也夫是故禁之也夫未有法而不本於禮者也禮者所以待君子而法者所以繩小人古之君子慘怛呼號而不自己先王憐之謂是將終其身而不能一日殺也於是乎爲之飲食起居衣服之禮有日月焉有變除焉始以稱其情而繼以節其哀而緣情而制禮則有廢誦廢業之文後之達者或遂視父母之

死爲人事之常焉爾先王懼其漸入於老莊墨翟之教而流至於無父也於是乎爲之飲食起居衣服之制而其尤著明而易於遵循者則有去任罷試之律今將爲君子焉禮在而法無間矣將爲小人焉禮不必爲我輩設也其如法何哉而僕則嘗聞今人之言曰喪而貧可以應試其不貧則不可駭詰之則曰富家子冒匿喪之禁將有訐告而魚肉之者若窶人子也誰問之嗟乎嗟乎富人子之幸而得尙有其親也豈不賴一二眈眈者之環伺我而迫致之使不敢不有其親耶若不幸而爲貧者之父母則其死如不死固已久矣又不幸而得志

華服而蒙衰麻之身以謁其主司丹刺而題不祥之名以見其宗戚而爲之姻親鄰里交遊宗族者相率醵金錢走其家爲賀其家乃張樂陳宴懽呼叫笑啾醉累日夜不止或稍稍訾議之無智愚賢不肖皆大驚愕指爲迂僻怪妄之言掩耳離坐而疾走嗟乎嗟乎此其姑相忍而爲此態耶抑其良心喪亡浸潤淪浹已久而固已出於自然者耶吾子試思之如不望其成名也赴試奚爲者如望其成名也亦幾有不出此者乎且法之所禁未嘗不明且備也今求之於飲食起居猶有遵法而無違者乎衣服之制若不敢踰焉然而不帛而已其衣布



之細密而輕柔者無異乎帛也不錦繡而已其衣裳冠履盤鈎刻畫異色閒錯爭妍而鬪麗者無異乎錦繡也此其表於外者爾至其褻衣與其燕寢之所服用吾不得而知之矣雖然指其藏於衷者猶將深祕而曲諱之也斥其暴於外者猶將赧顏而遜謝之也獨至應試冠朱纓曳華履姣好之服喜笑之色豈惟不指而斥之且羣以爲固然無足怪嗚呼卽衣服之制而喪心害理至於此極子曰衣錦安乎猶謂夫期之後者也今不數十日而泰然安之僕誠不解其何心矣或曰凡爲父母者未有不願其子之成名也幸而得之吾親將含笑於九

原而奚其小節之苛也夫父母豈惟願其子之成名抑未有不樂其子之安居而飽煖者也今不食焉噉粥焉蔬食焉倚廬而枕塊衰絰而苴麻苟無故以爲是父母雖不慈殆必涕泣而禁止之苟宜爲是而不爲死而有知且不以子數庸冀其身外之名乎且履歷掌於有司弗可改也今日爲人後不能終三年而更之也則是是子也將終其身謂他人父卽由此成大名登顯秩而與其所生已幾幾乎秦越人矣越人之肥瘠何與秦人而猶曰必含笑於九原信乎或又曰先人殆有遺命焉幸而得之以順其心失寸得尺宜亦可也夫古道自處如

子之先人豈宜有老耄之亂命哉僕固深信其必未嘗有也雖然喪而試者多矣僕又不能信其人之父母之必無是命也鄰有老而生子者比當娶子婦而其人病革乃爲遺命曰我死必無廢斯舉也宗族朋友而強以國法繩我吾家人徇之爲不孝旣而其家以質於僕曰從之也殆不忠違之也殆不孝且奈何僕笑應之曰子乃今而將爲忠乎爲孝乎以吾所聞忠孝固不若是其幾也今而翁有遺命焉曰必犯上作亂不者非孝子子乃今而將從之乎故天下之理無小大一而已矣知有輕重而權衡之雖顯親揚名姑徐徐焉爾苟惟命而已

雖犯上作亂庸非孝乎嗚呼至性至情至今日而益薄僕自視與今人曾無少異而清夜汗下猶不敢肆然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尙知有法耳我何以當去任我何以不得與於試返而求諸心或一時焉一息焉得稍動其哀痛怨慕之良則不可謂法之無裨於我也賢昆季至性過人無待激發今或者過聽旁觀之愆愆而不能無動於世俗之好以有此大惑也號哭之聲猶在吾耳令弟而苟赴試哀痛慘迫將終不能抒所學也不然天豈越數十日而遽忘之何其速也往者僕與吾子論

本朝人物居官講學亦推李文貞而每讀彭給諫之奏

竊掩卷爲文貞深痛惜之知吾子今日猶此情也僕聞  
吾子親交中有勸而無沮故不能已於言焉不然此禮  
此法豈尙爲吾子之所未聞抑吾子貧士又豈畏人之  
訐告而魚肉者而煩僕之嘵嘵耶僕又聞前年有訟匿  
喪於典試者典試不答怫然以爲多言嗚呼主持風化  
者而亦出此是尤僕與吾子之所深憂也

書往答書媿  
謝竟不試

### 答友人問夏后氏藝文書

某頓首言前月僕與吾子會於全氏縱論及夏諺客有  
言夏代文字自夏書外獨存此諺者僕笑而不答是時  
主賓方雜遝而吾子遽命僕陳說之乃者又書來請畢

其詞情意懇懇推獎甚過何吾子好學之深而下問之  
勤也夫一代之制作雖其放失殘缺之已久亦豈俄頃  
閒所能悉數者抑僕實舛陋寡學其去客殆不遠徒以  
吾子之誠不敢不竭言之故卽平昔所聞見者考其存  
亡與其眞僞傾筐倒篋以爲吾子告僕聞之言必有端  
今何端乎則請以漢藝文志爲例而數夏之典籍焉連  
山夏易也周官曰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太卜箬人  
掌之與歸藏周易爲三易其書早亡故漢不著錄唐志  
十卷司馬膺注者則隋人劉炫僞書也然先儒謂揚雄  
太元經實依連山以準周易桓譚曰連山八萬言又曰

連山藏於蘭臺阮籍曰庖犧布演卦變後世因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皇甫謐曰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其作帝王世紀與酈道元注水經並引其書夫漢志本劉略劉向旣不得見而揚桓以下反得見之何也金樓子由歸藏推連山斷爲夏書則其書在梁又佚其著書篇所稱連山三秩三十卷者元帝自著書也於夏易無與故孔穎達曰二易並亡若陸佃邵博所見卽隋人僞本耳久之亦失而黃佐六藝流別載繇辭纂詳僞三墳稱山墳爲連山是無知妄作又劉炫之重僞矣夏書存於今者獨禹貢甘誓而

吾謂堯典臯謨亦夏書也堯典已紀舜崩非夏史紀之而誰紀耶故左氏引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稱夏書而墨子亦云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至五子之歌與嗣征僞書也嗣征佚語康成注禹貢嘗引之而吾鄉先生王伯厚氏以爲出張霸百兩篇中其灼然可信者左傳十一引夏書莊八僖二十五文七成十六襄五又十四又二十一又二十六昭十四又十七國語三引夏書周語二引晉語一引墨子七患篇引夏書呂覽諭大篇引夏書雖奇零叢殘信足寶貴而梅氏剽竊竄亂無有子遺

國初朱氏彝尊作逸經考不復采引僕嘗與馮太史書

所爲深議其過者也。司馬遷史記引夏書於河渠書中。王肅作家語引夏書於顏子篇中。是其真僞未易遽定。至墨子兼愛篇明鬼篇並引禹誓。非命篇引禹之總德。非樂篇引啟之武觀。則不但遺句而已。並可補夏書篇目之亡者也。夏后氏始制禮。故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夏造殷。因夫子曰。殷因於夏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然而其時已有杞不足徵之歎。蓋夏禮之亡久矣。而惟夫子能言之。其平日所講論七十子之徒。相與究明而傳習之。以筆之書。凡散見於大小戴記。與周秦諸子書中。所稱夏后氏云云者。皆是也。僕嘗欲集而綴之。爲夏禮略。亦足以存什一於千百也。且損益從時。而其名篇蓋大略不異。如周禮有冠禮饗禮。而郊特牲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制曰。養老。夏后氏以饗禮。則當時名篇亦概可知也。至夫樂章。雖周樂之存亦寡矣。何況夏樂。而其名尙時見。他說大夏禹樂也。尙書大傳又稱禹作大唐之歌。又曰。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又有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樂。康成曰。四章皆歌禹之功。淮南子稱夏后氏樂曰夏籥九成六列六英。呂氏春秋曰。禹命皋陶作之。又其後王所作者。山海經曰。夏后開上嬪於天得

九辯與九歌楚辭注曰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夫九歌爲啟所作本之屈原無可疑者左傳引夏書勸之以九歌而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故王逸曰啟能修明禹業備禮樂也晉人不察以傳所引夏書竄入大禹謨中是九歌爲禹樂矣可乎九招舜樂也啟又嘗修之竹書紀年曰夏后開舞九招泊乎季世列女傳稱桀作爛熳之樂而夏社屋矣此夏樂之大略也周之時夏法猶存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荀子君道篇曰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其傳於今者周書大聚解引禹禁周語引夏令又引夏后氏時儆左傳引夏訓

尸子引禹喪法呂氏先識覽稱夏之衰太史抱其圖法以奔殷皆其類也左氏引夏書有之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是禹刑爲皋陶所作皋陶刑法受諸舜其詳在虞書則夏法亡而於虞書猶足彷彿之左氏又引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引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則大禹作刑立法之仁心精意可以括一代刑法之全而垂百王之典則者也較之下車泣罪之說其言尤足徵信僕又聞之墨子之教本諸有夏然則其辭過篇所引爲宮室與爲衣服之法節用篇引嫁娶與節用與飲食與節葬之法節葬篇引葬埋之

法其皆出自夏法者乎法家之外有雜家漢志著錄者曰大命三十七篇命古文禹也班孟堅曰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僕按莊周劉向賈誼諸書多載古帝王語所引禹言豈卽出自大命者邪雜家又著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或曰黃帝史也或曰夏后孔甲也今不存無能考核然僕聞夏人尙忠其文亦簡施於烝彝鼎者不過一二字故款識家多載商周器銘辭而夏文絕少今其銘盤盂者乃得二十六篇之多邪鬻子載禹所作籒籒銘其言類春秋六國時人而尙書璇璣鈴乃云禹元圭之上有刻辭文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更怪誕無足究詰者夫龍符玉牒荒唐之言也岫嶠碑文世盛傳之果可信乎而九江記乃稱禹刻石彭蠡湖十洲記稱禹刻石鍾山辭亦不載載亦不足貴凡此比類難一二記姑因數盤盂而爲吾子終言之乃其歌詩莫古於五子之歌而書亡矣晉人僞爲之殊不類其錯見他籍而未敢決其眞僞者古今樂錄載禹治水作歌曰襄陵操吳越春秋載塗山之歌呂覽稱塗山女歌僅載一語曰候人兮猗古琴疏載帝相源水之歌其辭卽荀子法行篇所稱爲詩詞者呂覽音初篇稱孔甲作破斧之歌而亡其詞新序詩外傳竝載桀時羣臣之歌尙書大傳載夏

人飲酒而醉而相持而和之歌又載伊尹更歌太平御覽引符子載龍逢行就炮烙之歌夫夏諺亦歌詩類也註孟子者未之詳察以今也不然之今屬晏子時遂僅以前六語爲夏諺詞而以後十語爲晏子之說僕大不以爲然也向在全氏已備告吾子今略之由歌詩類推則有箴辭有祝辭墨子稱夏箴之辭逸周書文傳解兩引之呂覽新序俱載夏人祝網與湯更祝之辭是皆文字之在夏后氏者也夏文之傳希矣故核諸漢志門類多弗備而惟數術之略曰天文曰厯譜曰五行曰著龜曰雜占曰刑法則雖叢殘滅絕而或存或亡其名猶有

足以充數者夫子曰吾之杞而得夏時焉康成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今小正在大戴禮中妣氏一代遺書完好而無敢疑議者此其碩果也而王禕序趙誥仲集解獨蚩蚩然疑之謂孔子取夏時何以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誥仲曰鄭以小正爲夏書按以小正爲夏書不始自康成趙亦失考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厯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禕又難之謂安知非精厯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僞爲是書乎嗟乎信如禕言則堯舜禹湯周孔



果有其人乎安知非工語言者造爲神聖以欺我乎忠  
文疏於考證始不足辨善乎劉戡山之言曰夏小正丹  
書蔚然彝鼎實三禮之冠冕先輩又言世儒明知月令  
爲呂不韋作乃尊以爲經夏時孔子所取反舍而不習  
然而雖未立之學官而旣已入於禮家尊爲六藝矣若  
夫宣夜夏天文也瑞厯夏厯譜也洪範夏五行也玉兆  
夏著龜也致夢夏雜占也山海經夏形法也請終數之  
史記曰傳天數者有夏昆吾漢書亦曰夏有昆吾賀道  
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  
蔡邕虞喜皆謂宣夜之法絕滅葛洪亦云宣夜之書亡

而其抱朴子中載宣夜說百三十言乃漢郎中邠萌記  
先師所相傳者蓋有夏星官之書可考見者如斯而已  
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晉夫馳庶人走是  
又其言星變之見於經者漢志載六家厯有夏殷周魯  
厯十四卷是夏厯在漢無恙也律厯志曰堯育重黎之  
後以授舜舜亦以命禹蔡邕曰厯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續漢志曰黃帝造厯元起辛卯顓  
頊乙卯虞戊午夏丙寅殷甲寅周丁巳魯庚子又云永  
元十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  
天相應不如夏厯然漢以來諸儒多疑其書劉向五紀

論曰黃帝厯有四法顓帝夏周竝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正宋志祖冲之曰夏厯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書正義曰古時眞厯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厯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信如所云其存也不如其亡也而僕則謂夏之時固有厯也其名書曰日月星辰瑞厯荀子天論曰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厯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夫古之王者多矣仁君暴主亦眾矣不數異朝之君而專稱禹桀僕故曰日月星辰瑞厯者是有夏之書也此眞夏厯也洪範五行之祖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謂之有夏之書不得也雖亡而在周書者大略具矣識緯之家異說遽起乃有河精授禹河圖蘆入淵之說其名號多至數十如挺佐輔帝覽嬖之類皆是也其書旣焚其軼時見祕怪淺陋無足觀者乃欲悉數其名以當夏之五行未可也而其著龜則曰玉兆左氏傳引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周官太卜曰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玉兆夏兆也杜子春謂帝顓頊之兆康成雖從之而答趙商不以爲然也其經兆之體百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康成曰頌者繇也墨子耕柱篇載夏后開鑄鼎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辭曰云云乙又言兆之繇曰

云云僕謂前所稱鼎成三足而方者兆辭也卽經兆之體也後所稱逢逢白雲者兆之繇也卽頌也其他張衡靈憲所引翩翩歸妹僞歸藏所引不利出征皆玉兆之偶見者書在漢猶存漢志著錄夏龜二十六卷者是也其占夢書亡矣而周官存其錄春官曰太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康成曰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者是也夫宛委石簣之山青玉白銀之簡未可盡信而所云中經天下經者不可誣也世儒皆稱禹治水伯益著山海經自東方朔董仲舒劉向王充諸儒靡不尊信乃或以爲僞託太史公大宛傳引禹本紀亦其比類而書不傳

太史公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信也蓋意亦僞之然僕觀其書博奧宏麗固不類禹貢而與小正相近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屬非本文也其說近是尤衰遽指爲先秦人作僕未敢以爲然也且史遷之不信者何哉爲其語怪也然而重常之鳥貳負之臣兩面之客長臂之衣世不有怪物則已苟有怪物精驗潛效必於是乎知之論衡謂非禹益行遠山海不造僕謂非聖人知足以知物雖行遠亦不能作也舊校三十二篇劉歆定十八篇漢志十三篇隋志二十三卷今本十

八卷蓋劉氏校定本至如括地象地統書之屬竝稱禹  
作語出緯書無可信者矣凡僕之知者如此夫一代之  
制作縱極明備苟至乎鼎革喪亂之秋未有不散亡殆  
盡者固不必推秦政爲戎首也夏之初王風樸政簡其  
文字殆不多作況古者簡冊繁重未易遷舉又自秦燔  
以後遭兵燹者更不知凡幾此其傳之幾希也固宜然  
而閱世至於三千餘年之久遺書遞立之學官山經小  
正巍然完好其單章隻句分布載籍者若淄澠之沙計  
兒不能數禮樂刑政時令制度之大卜筮占驗歌謠鄙  
諺之細雖未或賅備尙足以考見一王崖略僕妄以爲  
未必非大禹明德之所呵護者而客乃欲以夏諺盡之  
此僕之所以笑而不答也雖然尸佞不云乎井中視星  
者所見不過數星夫僕亦坐井而觀天者則竊慮夫僕  
之笑客而更有笑僕於後者也惟吾子擴其不備而教  
益之幸甚某頓首

三百篇有商頌而無夏詩諸子百家引逸詩者亦絕  
不之及蓋其亡久矣或曰公劉在夏世篤公劉夏詩  
也故明人何元子作詩經世本古義以時代爲後先  
取公劉冠首然舊註謂是周公作則未可定爲夏詩  
也元子說夏詩在少康之世凡八篇公劉以外曰七

月曰甫田曰大田曰豐年曰良耜曰載芟曰行葦又  
大中閒毛詩博士沈頌進新添毛詩四篇以虞人之  
箴爲禹詩此皆自著一家之言姑聽之可也余又按  
逸周書世俘解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或謂崇  
禹者夏詩歌禹德也生開者夏詩歌啟功也然其詩  
已亡未可想像得之若但以禹開二字爲據則商頌  
禹敷下土方周雅維禹甸之維禹之績皆將指爲夏  
詩乎此又毛詩博士之故智矣

與宋述之司馬書

述之先生公祖大人閣下睽違道貌十二年矣邇年音

問亦復曠疎每從省中諸君詢問近狀知前年曾經奉  
諱又知金陵失守圖書蕩然未識骨肉都得團聚否無  
恙否田園尙有存否耿耿此心無日忘之段鏡湖觀察  
宋思贊司馬亦嘗道及一二而但是仿佛亦不能有的  
音也如何如何尙希詳悉告知以慰鄙懷不肖自遭大  
故名心淡然以先大夫葬地不吉營度六年始以去冬  
得葬蒙賜志銘光榮幽室前不肖求志尙擬分葬故大  
作志銘凡二篇今旣得合葬未敢併合爲一乃聯綴書  
之而不肖補記其由及葬地月日於後本當親謁叩謝  
事冗道遠不能如願謹具拓本竝芟芟東帛聊答盛意

於萬一臨發書三叩首先生當遙領此情也文中於事實職銜或有不合大膽僭易一二其餘竝依來本四明志刻成既二年矣以尙未覆校故未印行欲屬人代校則恐其疏忽自校又無暇日遷延至今常繫於心今秋定當了此一大願先生許爲作序何以未到今將所刻體例零紙錄奉又附刻鄙著校勘記三十一卷亦望零作一序其體例亦附來誠欲遺棄一切著作自娛而一年之中強半爲他人作嫁衣裳丁未下第南歸作徐偃王志爾時先生曾賜大序其書尙未刊刻近將刪補之付手民而未能也由近及遠擬先修寒家譜牒去年作本支家傳尙未脫稿臘月閒成呂氏春秋雜記一書凡八卷其中校正高畢注語尙有可觀以視錢唐梁氏呂子校補竊自謂過之現方搜羅宋元以前四明詩文先詩後文詩已得三百餘家前數十年吾鄉袁陶軒徵君鈞慈谿鄭三雲司馬辰各有此舉弟竝得其手稿增刪之閒究易爲力若書成較李杲堂先生者舊集多不啻倍蓰矣然吾鄉在宋元有專集而至今存者不過三十家而寒家所有者僅得其半則豈有其集尙在人閒而耳目未賅遂可甄綜風雅之理若竟棄去之則所收三百餘家者又將蕩爲飛塵矣以是不得不仰求將伯之

助今據四庫書目錄其集名下注已有未有其未有者  
敬求廣爲搜探或以尊藏見惠或從閣本借鈔務求必  
得其費若干統希示知奉還大君子方主持風雅爲吾  
黨指南必不至褻如充耳置之罔聞不稍爲此邦文獻  
一垂念也臨楮至此又敬謹望書二叩首萬望先生憫  
其苦衷曲賜周旋此外凡文章之見於他書及四明遺  
事之紀載於筆墨者均希隨筆錄出惠寄擬作四明遺  
事及四明職官考四明藝文志三書竝以宋元爲斷卽  
如職官凡宋元文集中幾於無集不有鄙意自郡將州  
佐至簿丞巡檢無不收錄師儒山長之在元者亦備登

於冊其軼事詩文之有關於四明者卽載本人之下書  
成亦當可觀也前月從故家得尹和靖集其中居然有  
吾鄉高司業閱詩一首爲自來選宋詩者所未有吾鄉  
諸先輩亦徧求司業詩不得得此爲之狂喜者累日謹  
以附告知已因洪張伯同年返里謹奉書一函拉雜滿  
紙未罄欲言何時得見顏色一暢懷抱伏惟爲道珍攝  
諸維亮登不宣沿愚小弟徐時棟頓首

附奉先大夫墓志拓本三十副外新刻鄙著六種共計  
十六副藉呈大教又奉表裏一副謹求哂納

再者去年擬刻所作古文稿整理之約得四十卷已寫

樣尙未上板先生見鄙著多矣更欲恃愛求大序一篇  
未知許之否集曰烟嶼樓文集烟嶼爲月湖十洲之一  
先人故居也近以人多屋少弟已於乙卯四月遷居城  
西門外顏曰城西草堂而集曰烟嶼者不敢忘故居也  
古今體詩則更不敢自信且爲後圖時棟再頓首

與董覺軒論碑志不書生年書乙丑

友朋晤聚交暢所言別而察居往往追理頃者雜選論  
對之言而忽有觸也則將急發吾意中所欲云者以重  
告之而其人旣去此所以別足下不數十日而遂有書  
以貽足下也愚嘗謂古大家碑志不書生年足下信之

乃者至自海上若翻有疑焉而舉金石例中稱昌黎薛  
君志爲據是時不遑校檢姑妄以爲是偶然耳未足難  
吾說也暇而思之昌黎於古文爲不祧之宗終不當有  
偶然者重發其書乃始知吾言信不謬而歎爲例者之  
妄作也薛君志曰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  
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凡金石恆例先書某年  
月日卒復書年幾何逆推之而生年可知也昌黎碑志  
多變文或先書年幾何復書某年月日卒若此者多有  
難備舉或先書某元幾年次書年幾何次書某月日卒  
此志與清邊郡王碑是已雖自以意參錯變化要其不



書生年一也今爲例者誤東都生之生屬元和而卽以爲韓書生年之證則集中碑志六十餘篇幾見有不書卒年而轉書生年如此志者而第於薛平異之唐制博士助教皆有分司東都者或但稱東都如唐書昌黎本傳云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或稱東都生此志外如周况妻韓氏志云分司東都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固不能據其一以爲之辨且吾安用是繁稱博引與

爲例者相詰難哉浸假薛君生元和四年四十七是當卒於宣宗大中九年者而昌黎卒穆宗長慶四年至是其卒也三十有二年矣而能志其墓乎古文雖小道然未有不本於經者堯典紀二聖但書崩年顧命於成

王始具月日夫子作春秋詳記天王至卿大夫崩薨卒葬而月日之而不書生年其獨生魯莊者爲當時舉典禮公穀傳春秋以夫子爲萬古一人而附記其生是皆特書非恆例尙書春秋史家之祖也故良史如司馬班范亦紀其帝王生時符瑞而不具年月日後世乃以生日爲聖節受朝賀於是乎史臣具書之雖書之非古法且夫忌日者君子終身之喪也春秋大夫至以從祖之忌廢公事漢唐以還賢者廢酒肉辭攝祭其不肖者或以匿忌罷官若是乎其重也此非孝子慈孫之所敢忘也夫是故鄭重而書之而詳書其生年月日是奚爲者

耶考於經如此核於史如彼儒者爲文章號稱古文宜安所取法耶宋後作者多不曉古法一大家能知之而不肯言白茅黃韋舉目皆是乃不意著書立說將勒爲成例以示天下後世爲正鵠者而乃遷就古人之文誤其屬讀如足下所舉云云也世有刻潘王黃三氏書爲金石三例者吾家有其書劫後失之顧嘗記是三例者皆不能言古大家之不書生年若誤讀昌黎文而反有援爲例者則忘之矣足下所舉始出蒼崖滋誤後學不可無辨故論昌黎之必不然復抉其所以然以堅足下之信抑足下告我謂在海上之疑吾言者始吾友郭生郭生方邃志治古文雖區區末節其必當有心得而毋惑乎前人或說而過信之也是不可無并告之也五月二十四日某再拜

記王止仲墓銘舉例是全錄古人文以爲例而非瑣標名目者若黃黎洲博雅勝前儒其著金石要例恐不至於誤讀韓文故疑董君所述語出潘蒼崖金石例中後余復得三例果如所料此等名例原屬瑣碎讀古人文未必尋究到此故後來作者之書生年無足異也特三君旣將援古著例有意推求篇篇不書自當覺悟乃無一能言而蒼崖且誤讀而妄言之是

可怪已又按溫公書儀載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禮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則此法實壞於南宋者

與及門劉藝蘭書

凡吾無是書而假諸人也其不能妄有所評論宜也若插架吾固有發而讀之而思之而未必其無疑也疑而深思之而未必其無見也則何弗卽吾所見者而姑評論之其閒耶他日復發而讀之而見夫我之嘗論乎其閒也則必將取彼之所云而更思之卽我之所論而還按之而用力旣久未必不以向者之所論爲未善也則

又何弗自闢吾前說而重論之耶又他日復發而讀之而見夫我之嘗一論而再論之也則必將更取彼之所云與吾前後之所論者覆按而深思之而用力愈久彼此是非由是而可定矣語曰溫故知新禮曰敦學相長此其益殆有甚於師友之講貫而切磋者也今讀其書震其名而不敢疑也則是仍未嘗思也雖或疑之而震乎其名而不敢更以他義反覆之也則是仍未嘗疑也亦或有所見而終震乎其名而不敢以後生小子輕擬議之也則是仍未嘗有所見也夫未嘗思未嘗疑未嘗有所見而欲使所讀之書之有益於我也殆未可幾也

世之著書立說者往往好出新意詰難前輩此其人吾深惡之今乃爲斯言者爲學人用力者言之而非爲著述者道也夫我讀其書而一再論之至於用力之久而始知吾向所云者卒不如彼所云者之至當而不易也夫然後彼之云真不啻如吾之云而其書乃益於我矣而固不惟是震其名而已也又或反覆焉而吾之云未必不加於彼之云則不妨取而別記之雖他日以爲著述可矣而固非出新意以好爲是詰難也此讀書之一法也足下好讀書而過於迂謹一二名下之士深信其言而不疑端恭遜讓迥異浮薄雖然吾懼足下之隨人而自局也故爲斯言進之若夫莢稗不熟動輒喋喋吾惡之且不暇其又敢爲斯言以助其狂耶

烟嶼樓文集卷七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傳

秦孝子傳

秦孝子者諱嗣瀛字一占鄞之西郭人少孤貧不能養母違其家五里爲人坐市列雖隆冬大風雪夜必歸母掩戶待之旣歸入侍母話一日已事雜刺取見聞爲懽笑母倦始就寢日以爲常旣而娶婦不善事君姑姑婦有違言而未之知也一夜歸來入母室推戶戶闔瞿然而駭往詰婦得日閒勃僂狀大怒然性長厚且無如婦

何遽出反叩母氏室長跽戶外且跽且號母在牀呼就寢跽且號如初母不得已起開戶納之跪牀頭百言慰母母命之寢寢牀下且日婦懼謝罪然後已一夜母盛怒卒閉戶拒之不得入孝子跪戶外終夜隱聲泣母察之無聲意已去姑就枕平明起開戶見狀驚抱持大哭孝子跪膝下亦大哭婦聞感且悔前叩頭謝矢不敢亦大哭鄰里驚起入門相問訊髣髴得一二咸歎息揮淚去蓋孝子不能一日居於家每以母室之開闔驗婦之孝謹而以長跪痛哭刑其妻不數年婦遂爲所化孝其姑逾於常婦人夫孝庸行也夫豈惟稱詩說禮而後宜

踐之哉乃至性之發往往在編氓市井閒而逆親之行  
販夫賈豎所不忍爲者又轉出於士類其故何也父久  
在縲紲中百計求贖緩不可得而厚擁其妻之嫁賞而  
終不一顧或咎之則曰是吾妻主之非我能與聞又曰  
吾妻儉人也我豈得出其財而揮霍之此宜亦販夫賈  
豎所不忍道而乃出自庠序人之口是尙得謂有人心  
乎哉嗚呼以順若此以逆若彼又豈得相較乎哉久之  
母病凡力所能爲者皆爲之母卒哀毀骨立每夜半起  
拜北斗星四十有九凡四十九夜雖不無少惑然而其  
志可哀矣

徐時棟曰孝子吾父友也年少未獲撰杖屨又不幸早  
孤未悉其行也長與其嗣君熙臣去來屢見必把酒道  
舊故顧不肯一語及先德殆爲母氏諱之耶爲母諱隱  
其父矣且其母卒孝婦也春秋大改過奚諱焉後余得  
其事於周君維增是日座有述某生事相告者心惡之  
周君曰此殆謂婦人不可化耶因語孝子之詳如此周  
君又曰以孝子之愿朴而不言而勸不怒而威斯其誠  
爲之也至誠未有不動人者則夫人豈有不爲至誠動  
者時以爲知言

王孝子學旦字景周鄆之句章鄉人生四歲而孤母氏阮守節撫之稍長事母謹母夜織挑燈隨之讀旣冠取於劉其年遇火諸父力遷張陳皆倉皇而大父棺方在堂孝子急呼妻黨與母同昇大父棺及秩足踏秩棺自足上過裂跣出血而已未之覺也未幾與諸父異爨自以身爲寡婦之子終讀將累母以家政乃廢書措家日理瑣屑夜侍母言笑不命去終弗去母或不歡力勸慰之或怒未及理長跪請罪旣而劉卒繼之以楊偶不相說曳杖率婦跪母前至老而事母猶常常如此始劉生子女各一母以無女視女孫如女劉卒尤愛憐之嫁於

陳一年而歿母哭泣哀思成疾每疾發氣上逆不省事百計調護之不得治焦思徬徨亦得狂疾者三月母旣喪女孫愛女孫婿女孫婿來開說之病得解以是屢召婿視母所以待婿甚厚外家貧不懈存問爲舉其喪營冢塋他日母歎曰未亡人有此兒無恨於寡矣久之以母苦節聞得旌如例孝子卒後十餘年其婿陳某來請傳書其犖犖大者

贊曰方余避難懸慈村過修源寺遇王君始知其先人爲吾先君故交乃今而知孝子也余嘗傳父友秦孝子童時又竊聞先君言湯丈之山左覓父柩屈指先友無

媿至性者逮茲三矣夫至誠至德古今所難若家庭順親之行士大夫謂恆常無奇異不足表暴於世其所論議行誼至高但崇空語而割股廬墓矯激之行又相與色喜稱道之著述家沿爲例焉而不可破夫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經所謂庶人之孝也而必尙之抑獨何哉

貝清江云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書之按此實文人好奇之過也凡作文字必思有以興起後世若但傳遇變之人則安常處順者皆將藉口於遭逢之幸而不足以動其自反之彝良觀感無由人心所以日踰至性所以日薄也會閔至孝古

今無異詞而孟子稱曾子只是以酒肉養父夫子稱閔子只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證之似乎芸瓜衣蘆世所傳家庭之變皆屬附會然則二子之孝亦不過始終盡道耳且始終盡道談何容易而尙不足書耶聖賢立教至中至庸人人可以則倣非如後世文家矜奇炫博務爲搆獲而無當於勸懲之義也友人讀此傳謂其人平平無奇不得題以孝子故特附論之如此

周抑齋先生傳

周先生良劭字友高學者稱抑齋先生生三日父端翁



持燭逼視之目光炯然旣離文葆試授之讀誦聲與端翁琴聲相上下端翁不羈士善鼓琴常走通都一日在杭州寄時食餉諸兒母以餽嫺黨不之告也旣而歸從容問曰吾他日貽兒曹食味何如諸兒倉皇不能對先生遽曰美甚兒至今猶在口也長肄舉子業不肯習時好充鄞學增廣生屢試不第遂棄其業專力於詞章或酒後命筆酣歌一曲慷慨涕沾襟其他星麻音韻句股壬遜之學殫精竭慮皆有撰著而未成書又以餘力爲書畫篆刻見者珍如拱璧而已爲強弩之末矣至性惇篤事父母以孝聞端翁歿先生不能治生產而館穀所

入時分諸兄仲兄早卒孤寡力任之見人無貴賤必以禮知交或改轍苦口箴規之卒不聽始絕他日母迫之就試旣去而母病先生在省中忽心動急歸中途冒大雨得寒疾居喪又毀瘠過哀未數月竟死余觀先生氣甚豪顧乃最奇離騷經每讀已大哭哭已復讀又召門下士善哭者來與呼哭相應和當是時則自以天地之大而我乃蝨乎蠕動其中況又重之以古今之感往來代謝皆若與我無親比焉者悲從中來長哭不止故其於老莊列禦寇之言皆有深契而流連往復之不能自解以至於死可不悲夫死時年三十九門下士哀之歲

以五月七日爲魚菽之奠積十餘年近今亦稍衰矣仲子宏縉與余善亦礪礪有奇氣

徐時棟曰余讀先生所作壘碗杯得失之際何其悲也世徒以繩墨求之過矣始予少時先生來吾家自門隙闕之高論若無人焉壯觀其文辭又何落落無凡響也烏乎儻所謂未見其止者乎

陳西耕先生傳 辛丑

先生諱濂字逢侶號西耕先君子遇事必商篝燈寒夜娓娓不倦先君子與客夜坐則令兒輩賦詩侍長者或座上客滿發言盈廷未有定論先生不大聲色決之以

理度之以情參之以世變事無周章從容而理之余每聞先生言雖不解所謂未嘗不歎其才之能鎮以靜也先生始爲諸生文詞磊落傾其曹郭公文懿令於鄞下車采風以先生冠多士甚許其才且期之至歷試不第淡然置之世無知先生先生亦不欲自見於世而先生遂以明經老矣吾鄉中秋後天下一日先生以是日生往歲先生年七十賓客將壽先生忽買棹抵黃公林拜漢黃公曰鄉先生廟祀於此不可以生年七十而未有謁也旣歸意若有所動疾作踰月而卒先是嗣君勸中拔萃科外用方捧檄走粵西而先生大病幾死明年告

歸省親先生無恙也未數月先生沒沒期年而鄞有逆  
夷之變流離患難老成多抑鬱以死而先生不祈於祝  
宗而已脫於奔亡之厄嗚呼先一年而死與後一年而  
死皆將不得成禮乃今而知天之待先生者厚也先生  
之卒也鄉黨嗒焉喪之而余思先生而重有哀焉少時  
好勇而惡懦一日忽不得意於邏卒思所以辱之適先  
生自外來問曰何以有怒容告之故且與之謀先生笑  
曰少年盛氣哉雖然子未知爲諸生之難也守其身如  
處子而不敢與其他猶懼非笑之入吾耳也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子之先人終身誦之曾未之聞耶先生既

卒勸復與余交請傳先生申之而未報也喪亂以來始  
克爲此夫豈惟前諾不敢忘先友之感實往來於吾心  
抑不肖幼孤失教求覩老成人之典刑而未易得冒不  
韙之名亦悔於厥心嗚呼此余所以記先生遺言而不  
能不愴然於懷也辛丑十一月朔徐時棟撰於它山

長者王東亭翁傳

國朝乾隆閒鄞有長者曰王東亭翁諱宏詩字昌言國  
子監生父成猷母張氏生六子二女翁以長男指家塵  
身居積得稍贏餘及壯未昏或勸之曰我五弟二妹方  
幼少我有室難兼顧矣年三十三始娶以次爲弟妹畢

昏嫁而治居宅分界之事親極甘旨婉容孺慕沒身不  
衰父晚歲苦風病手治湯藥者七年第五弟中年而風  
不能理生產翁資其家終身女弟適陳三年寡撫孤子  
爲之娶妻戚友告匱視親疏緩急爲攸助蓋於三黨竝  
粲然有加惠云翁伯叔父三人皆貧無子皆後翁諸弟  
養生送死皆翁力任之旣而舉其喪泊其妻妾凡七棺  
葬石山街與父墓在鹿山者望曰地相近如此我子孫  
來祭吾父墓拜掃之易耳歲時忌日祭其先必誠且敬  
以及其先世旁支之無後者謀創建祠堂買地西郭稍  
鳩貲爲畜積迄翁子卒成之嘗歸自會稽與同邸客竝

舟檣百官鎮邸人誤以十千錢投翁舟旣歸始覺驚曰  
此必有冤死者卽買舟行二百里達前邸而客方意舟  
人盜錢下諸吏將賣女償矣翁至事得解年四十六始  
生子又十年生仲子課之綦嚴其後伯以積學勵行聞  
仲髫年成諸生翁歎曰吾貧故失學吾二子成名無憾  
矣嘉慶元年邁疾幾殆伯子刲臂肉進病閒會母氏以  
九旬考終翁哭泣哀思病復劇十餘日亦卒享年七十  
夫人吳氏子二伯大綱縣學生贈蕭山縣儒學教諭仲  
大緯嘉慶二十三年舉人揀選知縣孫四人仲孫棻道  
光十九年舉人今司訓蕭山與吾家有連曾孫十七人

其四人方有聲庠序間

贊曰翁不反遺錢誰知之知亦誰責之而舟人之子殆矣甄彬歐陽頴以還金盛傳史氏彼未嘗於人骨肉有損益也而翁益長者矣孝弟爲仁本觀於翁尤信王氏在明初有諱道之者與其弟刑部主事敬中始分支由道之傳十世至翁大父四百年來一支而已餘支不旋踵皆絕翁大父有子四人父有子六人亦或絕或僅存存者亦微乎爾而翁之後獨以孝友詩書世其家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以翁視其餘亦薄祚焉耳而盛衰若此嗚呼孰謂天道杳茫而不可問耶

烟嶼樓文集卷七

九

朱青石傳

己未

青石諱文杏字午橋鄞人父瑤甯波府學生爲縣大師有名青石少孤貧爲人抄書入慈谿巨家主人使寫袁枚駢體文青石爲點竄其使事錯誤者主人見之驚曰若非書傭何爲而在此以貧困告主人且喜且憐之曰始吾慢子子吾友也改容禮謝遽延之爲上客由是發其家藏書徧讀之性彊記過目恆十行下時盛行考據之學青石意不屑嘗笑曰是瑣瑣奚爲哉他日見朱氏經義考則又曰此一月而可成書者其大言多此類始學爲經解成諸生有賦家謾侮之青石大恚立棄去學

駢體詩賦又高出儕輩顧以貧故常爲人捉刀學使者  
試菊影賦青石旣爲人成三篇日下稷矣已卷空無有  
倉卒寫數百字投卷以出明日甲乙下三賦皆高等而  
青石名第一皆譁然怨青石爲人謀不忠及取其自爲  
賦讀之又心弗善也嘗謂天下事無難能而紛紛者敗  
之諸君或聚議庠序去之不少顧自負經濟才人莫肯  
信之而任氣敢言慷慨論氣節每以意孤行其所難不  
終計成敗亦不求人知也館象山石浦村爲浦中興大  
利浦人爲之建生祠余聞而怪之以問青石青石笑不  
答道光十九年有妄男子發王桃源先生墓問官哀矜

之士大夫交起成大獄會巡道李公紹昉課諸生雲石  
山房青石與焉乃爲駢體文一篇獻之大略言先生宋  
大儒墓發而守令仁慈將激變公以告問官始用嚴刑  
得其情事定眾攘臂論功而不知青石之與有力也其  
讀書亦不爲門戶之見好觀大略通其意而止嘗除夜  
坐余家烟嶼樓余方用故事祭長恩驅書蠹青石與余  
兄弟共聯句爲詩有曰寢饋於其中粉碎破虛冥字字  
必咀嚙敗壞先聖經甚於厄秦火殺之有餘腥噫考据  
之學其流弊未必不至是而疾之已甚遂乃以激切形

語言蓋其意趣如此故其得失亦半之四部之書問之

皆了了窮之則窒而世遂欲以目錄才子謂之則苛論  
矣余嘗勸青石下帷遜志稍事著書雖草稿劄記中未  
必無一二精到語可詔後世而東西奔走老困衣食語  
言文字無足傳者是則可爲青石長歎息者也青石貌  
奇古面崎嶇如五嶽飲酒少許輒脫帽汗雨下氣蓬勃  
自頂上出望之如雲興於山晚歲不得志被酒罵坐往  
往對巖武呼挺之每來吾家座有他客則余必強制之  
青石固不余怪然過從漸稀未幾而青石死矣卒於咸  
豐七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八子二正傳正芸卒之前一  
日尙以賣賦就試日昏黃或見其跛蹙出場屋明日遂

卒石浦諸弟子方以試事在鄞乃與鄞人相率斂葬之  
青石所著旣不傳傳者率駢體詩賦酬應之作菊影賦  
世勿善也獨蒼涼有古意爲點定而存之雖然青石卒  
潦倒貧賤不遇以死讀其賦亦可以知其人矣其詞曰  
落落疏疏蕭蕭槭槭是影是花爲人爲菊散漫兮遠岫  
敲斜兮短闌冒雨兮初開經霜兮未殘顧乃顛狂笑傲  
跌宕風流亭臺顧盼山水優游烟雲恣其揮灑星月與  
之夷猶伊半醒而半醉羌雨秋而風秋旣若隱而忽見  
乍將去而復畱朝而出兮圍東暮而歸兮籬右曉吾見  
其入簾午吾見其窺牖或逢人兮寫眞時邀月兮舉酒

刪俗態兮盡無釀花意兮都有柰何哉羸服亂頭殘衫  
破帽孤雁淒清西風毘毘客或未來人所不到古處爲  
歡對影自悼孰尋我於無影之影竟指我以不傲之傲  
此豈凡品是爲古狂放浪遊戲閱歷風霜憐爾孌孌視  
我茫茫有神無迹形與影忘嗟乎噫嘻秋思可悲花影  
人影一枝兩枝是耶非耶何翩翩其來遲我婆娑而起  
舞花動搖兮迷離尙顧影而自愛謂人澹兮如之

贊曰海濱有地曰白塗多煮鹽亭戶青石祠在焉始竈  
民受制於其商青石爲平之商怨青石而竈民盛德之  
不衰一日方斬牲陳優羅拜塑像爲青石壽而青石適  
至眾大喜驩呼擁青石坐像下歌舞酣笑竟日夜及青  
石旣卒或見其自海上騎白馬入祠中迹之不可得村  
民益神之擲杯玳獻雞酒無虛日噫青石其信爲神也  
耶余聞之石浦人云

姚梅伯傳

梅伯姓姚氏名燮鎮海人生周歲未能言而識字二百  
餘坐大父膝頭手指無謬者有客過其父梅伯方五歲  
索佩囊不與而啼客笑曰能作燈花詩當與汝琅琅賦  
五言二韻客大驚解佩囊去梅伯以絕人之資讀書恆  
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傳奇小說以旁逮乎道藏空門



者言靡不覽觀既成孝廉公車北上則出其才交天下  
士士無不知鎮海姚生遊覽閱歷日益多交益廣課述  
益富才益奇客中金盡不得歸拉雜畫數十紙投有力  
者旦日視之策馬行矣道光二十三年大病幾死養痾  
郡之報德觀忽大曉悟取生平綺語十數種摧燒之自  
號復莊是歲余客杭州有傳梅伯死者比歸知無恙過  
之觀中方作道士裝爲人懺悔相視而笑出手注玉樞  
經論若其讀余嘗評梅伯所著駢體文第一詩次之填  
詞又次之餘所橫溢皆可觀傳人也而梅伯自言有詩  
萬餘首遴之至三千可以視古無媿色聞者笑之余固

知梅伯言不妄也

烟嶼樓文集卷七

十三

建隲唐四傳

丙辰

建隲在鄆西南錫山之下唐氏童氏族居之咸豐六年  
夏有竊盜入唐志喬家覺而逐之遯唐四者其傭也聞  
呼聲驚起袒褐執菸幹往追盜及諸野手握盜頂髮而  
以餘辮而臂上盜不能脫固哀之不可盜怒出小刀擊  
其臂四左手以菸幹格之盜愈怒亂刺胸腹聞一刀中  
其心會家人蹤跡至四大呼曰盜在此吾死矣勿縱盜  
眾爲解臂辮而縛之四徐徐取腰繫巾自捫其心腹良  
久始仆目怒張左手執菸幹如故

徐子曰建隩山僻也孝女童八娜有傳在宋史相距六七百年而有義備唐四者出焉夫四得於主幾何主所失於盜又幾何而必發憤而以身殉之則夫平日所得既倍於四萬萬一旦其主所失且倍此不啻萬萬者又當何如耶人皆曰予知而四獨愚異哉余嘗問志喬以其名則曰未讀書故無名是尤可異矣

李縫人及買杖者傳

壬戌

李縫人者鄞人少孤善事母無何母死遇忌日不事事雖急而召之莫能強也晨起掃室布几筵焚香獻茗告而去至市上徧覓向嗜好買以歸手捧饌進之而侍立

其側箸夾饌置母前曰阿母食之今日買諸市尙新鮮而價廉阿母食之已乃反饌於器泣曰母不能食矣則哭以至卒獻皆如之將徹舉近所爲諸事媿媿白母曰阿母誨我則又泣曰母不能誨我矣遂慟哭而歔獻太息涕被面者竟日也始家人驟見之以爲狂數見不復怪久而大家戶知之遇是日輒不召皆曰李縫人之母之忌日也


鄞有弊政曰買杖縣官坐堂皇集稅吏催科吏度是日當被杖則易一人代以入每一杖錢幾何官不之察也雖覺弗禁縣治之側有孤子者貧甚而母風起居轉側

皆需人已深念曰吾不辭行乞顧誰侍我病母者或告之曰若養母而不能離母此與母俱死耳縣中有買杖者爲時暫而得錢易可爲也泣而諾之而戒之曰召我慎勿使吾母聞也於是日得旨奉其母母詰所自詭而對將出必以果餌菸菴及母所需置牀側掩戶而去去俄頃旋反雜里巷瑣屑語告母時或爲優人歌舞嬉戲母前母喜而笑則撫掌共笑夜臥牀下聞聲躍而起其母歡樂受養幾三十年而終不知其子之代吏而受杖也母死衣衾棺槨備旣舉喪與其父合葬遽削髮逃去不知所終

贊曰先王制禮以忌日爲終身之喪士大夫素服謝客徒具文耳乃不意縫人也而深知禮若此彼養其親而毀其身者又何不知禮之甚耶夫彼則固已環念焉而計無復之而以爲不毀其身之必不足以養其親也故忍而出此而又未嘗不知夫養其親之必不可以毀其身也故母死而遂爲僧則吾又深怪夫郡縣之大數十年之久而曾無一人焉憐而告之而拯之而使之終出於是其志可哀其遇尤可痛也嗚呼若縫人者足以風矣

烟嶼樓文集卷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七

十六

